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佛山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城

萬勝岡新城記一首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一首
杭州羅城記一首　歙州重築新城記一首

萬勝岡新城記（集作録）　沈亞之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爲戰矣八月乙巳乃集（無乃字）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

於萬勝岡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爲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集作還)以(集作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旣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耻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爲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滷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爲也頗其(集作爲)垣今日而圍明日而壞吾爲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去聲)氣色

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爲患至築者皆悅復爭爲厚及竟將
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
周且厚始爲（集作謂）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
其增數仞其（集作而）飾之寇雖蚩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
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集作魁字）醜其
軍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
因至新城傍具（集作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爲我曹敬謝將
軍乾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覽（集作賢）董重質營其側
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吏蔟岡與
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
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切覆寇進

退數里（集作急攻寇寇延退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進（集作延）退閒抜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爲兵急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時亮爲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覧（集作賢）繼轡轉鬭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隨（集作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東不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行（集無行者）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聚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境（集作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人得其

將三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爲將軍怠於戰或發[illegible]而客亦有來諧（集作語）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爲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鍤乃吾之部多吳楚耕敗之人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其生也（集作矣）恇恇如偷見其游翔之群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爲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於歆谷之間與寇決鬬譬由畜彘之禦窮狼寧有所抗蓋君之嚴城以固其意今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集作語之二字）以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

所劾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爲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者集作曰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常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故集作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江淮之間郡邑之人耕桑自力展集作輸轉相屬曾不爲寇虜此將軍之功也以強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令將軍不以此爲百全之基驅貊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如集作知將軍之指束士

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
河朔十有餘年集作公字若僂之忘佝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
寵於過偓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厝集作措已死効夫
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爲之馳羈緩則步安有擇
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從集作縱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
戕之棄焉得延頸跪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
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
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族收集作敉之下
疆賊壘分練集作鍊皆察及日中大風從西集作西猛起拆幹廻
熾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顛屯兵堡史族
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

乃陣中軍爲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
廬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告中
軍武寧之後傷幾欲引去及聞廬宣之軍驚潰分精兵
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之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而
西（集作西）行數十里因與廬宣之軍相棄廬宣之軍先遁去卒
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鬬遂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渾等
及卒死者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
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皆畏慹之患時亞之客壽春得
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羅隱

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龐勛王郢䑸巢（古觸字）於

巢仙芝之君長踐蹈於後所以奔兔攘臂一噪四海瓦解自爾枝牽蔓引可口而咬其或一壘之不謹一板之不嚴則剗剔之不暇雖十室之邑三户之鄉必壁塹以備之籬落以抗之況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繫倚者乎抗之別部舊有八郡之目其始以破山倚旌八將之功所致也而東安主領者今副戎杜君君尋其擒逆胡於京口破從實於毗陵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付其兵於子弟焉撫於內者曰建忠禦於外者曰建徽經度於季孟之間者曰建孚相一作沛君解印而歸淮泗淝偷連壓封部元帥大丞相彭城王始稷君以板築之要濠塹之廣袤地里之橫亘皆取則於大丞相一之日鳩其民人相其險易惟帥有令惟汝克從

二之日度其資量卜其力用經之營之厥畫惟禀三之日命其將曰可球汝當從役于杭必能識大丞相意善匠吾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揮曰倅汝工（一作王）曰温汝率鐸令等二十一將翼倅以進曰鄴洎儼汝督防遏備禦二都之士卒以介於倅之左右曰勛汝司吾儲廪謹吾出入城者君有墜惟汝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于明年夏四月庚寅蟠東矗西岡連城周（一作離連坎周）植乎二千五百步隳者就之窪者盈之民不毀擔時不妨務夏五月甲辰司徒犒群師于城下若畚者皆與焉不三四年楊行密持淮南節以稱盜豕突衝擾我疆境而東安郡尤爲其所忌行密藏（一作臧）安仁義之精銳分田頵陶雅之敢勇以攻東

城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翊曰我軍憑其城犂賊將于城外者數四淸塞塹堙悉以(一作其)等色自是群寇不復有圖翔(一作南)之意是知人非城則無以爲捍城非人則無以自固不有城也人何以安不有將也城何以堅于時紫溪(一作綏又作湲)竄保城火建寧不守靜江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之生聚焉噫天下之無事也吾鄉則有河闓麥淮(一作準)宗一濮陽吳降巳下南汝袁不約還朴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也吾鄉則君建至于子弟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豈文武之柄倚伏而然後(疑作復)江山禀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嘗以先師之道干名貢府進取未半(一作年)九咢奚沸文既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矣高謝三君杜君以鐫勒見徵敢

不堅讓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

杭州羅城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丘齊之小穀猶以多事不時而城况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以南北矗然而峙祭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為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殲于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功我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

謀未足以爲百姓計東瑀巨浸輳閩夷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刼之不虞盜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榮由是復與十二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壵合于泠水源綿亘若千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耄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虞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於人而損之已者吾無愧與一作歟某年月日記

欽州重築新城記　　楊夔

天祐丁卯歲月直辛亥有星自積水流入于輿鬼知天者

曰輿鬼之宿是爲鶉首於辰在未之衡日丑爲星紀則牛斗之分也攝玆星祥秦之郭郡漢之丹陽其有水爲沴乎厥應當在戊辰之丁巳明年夏四月辛丑宣歙睦兩周一甲子平地水丈餘四日而後止新安郡之新城纔爲暴水所汩雉堞咸圮都帥太尉潯陽公周視其壞色沮神戚一作蹙將捐去而莫脩則功存之可秘也將徵役以完舊則民勩之可憚也迨于兩月不遑發命又念強敵未殄方礪鏃伺間豈可惜費重力慢蓄輕守以速寇心乎秋八月乃頒役於五邑先降簡于邑令且誡其程功無使隱民厄於豪族擅諸利俾率怨于下以盜上者二字一作吾匪德也邑令承命躬自閱籍功之延促事之繁簡由寠向豊罔有弗均於其邑之民不再命而麕至於新所一作城之下凡板榦

是邑之民不再命而麕至於新（一作所）城之下凡板榦畚築之用皆未令而具初公巡壘覩設（一作毀）審贖厥由且歎其雉新水之異以害茲城亦始構之踈以稔其失也烏有於泛沙流石之上而能為求永之基哉乃命指揮使劉贇徐璋三城使朱環及節級等各畫分而督役遂諭以城之舊址浮而斯濫今當發深一仞抉去砂石實以精壤重加鎮築然後廣其宿基增諸石（一作鹵）版必使堅永俾于鐵壁役或務棘棘則民瘵築或務慼慼則民疲弗棘弗慼繫爾曹寬猛之有中也無以苛忍相矜無以遄速為代諸侯受教夙夜胥勗勉于恪勤以勵厥躬故執畚者繩繩操斧者謊謊輦壤輸財蟻列子臻笑語忻忻（一作聽聽）爭先有期自旭

及晡役未嘗憚遠而望之則疊巘層巒屹如天設迫而視之則崇岡連阜捷若神化迴合叢倚崖東山抱建邦則險此焉是覯自八月庚子興役曁十月之壬寅而後罷工者函斧築者閣鍾太尉潯陽公建旆而巡諸乃曰城之完屋之新寔麗寔堅非諸邑之奉公焉得民不擾而力齊乎非諸校之盡節焉得役不煩而功速乎所以見二三子之忠勤以佑吾政也自公之臨是邦也法明而兵勁刑審而罰中故民樂其化安其土及徵庸而屬邑之民父誨其子兄教之弟以公之問俗也未嘗有猾吏之擾以公之撫封也未嘗有外寇之虞以公之治戎也葵藿之禁無敢有觸者以公之獎善也鱗介之美無敢有侵（一作侮）者故十五餘年

綽綽焉如鱗之潛遇其淵淵廣雍雍焉若禽之棲獲其豢獸絕釣網之慮無畢羅一作弋弋之患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見于我公矣今水壞城壘重興夯築苟或進退不副公之用是謂奸慈父之命其爲悖戾神豈爾容哉故民不佚今而爭集不勞從而自課非恩信之昭感何以迨乎此哉勞一作於戚事有竒績有異不克稱頌以流于裔秉筆者之過也閔鄉楊夔自勝弁力學以暨於髮落齒墮屬茲衰亂泊在民伍獲承公殊衆之遇每歎其有志無時許將其促鱗弱介遊泳於豊沼無以酬獎之意敢撰重築新城記以獻時歲在降婁周正之月十一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二　記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二　記十六

城門

楚州脩城南門記一首　全義縣復北門記一首

水門斗門附

通愛敬陂水門記一首　汴州東西水門記一首

新脩漕河石斗門記一首

橋

汾河義橋記一首　中渭橋記一首

井

義井記一首　觀風驛新井記一首

城門

楚州脩城南門記

鄭吉

今上元年春正月楚州新作内城之南門何以言新因舊之去也何以言作更從王制也王制若何曰天子諸侯臺門也何稱内城別於外郛一作交非也春秋傳曰南門者法門也南面而治者政令之所出也楚大邦也曰者草創南雖設譙門卑且陋但闔兩扉爲露棚於前振軍旅一作鼓焉露棚不能蔽風雨亟理而亟壞由是刺史兼御史中丞李公新作之公名荀隴西城紀人用文學德行進嘗言於賓客曰走前爲戎曹郎白於執政曰太平時天下有府兵今散矣而折衝果毅郎將戎官等輩尚冗食焉艱難後天下有州兵而軍籍多空名庫兵皆刓一作刻腐安不忘危易道也

有備無患軍志也晉室尚清言胡馬躁河洛天寶偕富庶熾盜腥中原職司（一有空字）其寸言非出位宰相公財之當時執政雖似不為意他日揖走於列曰泝淮而上（一作止）達於瑣而州兵之益團練者纚聯五郡焉楚最東為名部疆土綿遠帶甲四千人征賦二萬計屯田五千頃凡兵賦食三者相通也公嘗亟言兵頹試鋒頴焉召對延英得列以聞可腊轄矣故遂授銅虎符竹使符來此公始下朱轓遽覘城洫簡兵甲閱卒伍若不適於意者楚人再無歲負租逋穀甚多乃去鄉胥之啄害民者斂賦與之緩期人戴其惠征租力入入（一無入字）矣得善用籌者勾稽公物之出入抉負財且二百萬俾軍吏之敏察者覘公田之稼得將隱譾之

穀不翅萬斛掌公財而坐于市占軍籍而蔽其家計其入僅足其稟食牧財而斥其人外廄有征馬雖不滿四千蹄而豪粟脂藥之用圉牧將卒之列繁且耗公曰幸天下無事就有道（一作旣有急）而此悉罷去之月省費三萬藏有帑財矣乃完補卒伍乃犀利甲兵乃飫飽吏士乃厥崇規制掾曹有公膳牙門有常餐胥史有官廚衛卒有給食合而言之曰稟餼食錢者三百七十人先是以歲用不足常自正月迄于仲夏凡曰稟餼食錢者皆半之俟歛新賦而后復之或災沴水旱賦不畢入於終歲不復公曰寧損他費焉有責其盡力而使之歎復耶悉賙之仍筆於檢日用約若今歲復或不易羊羨之敗其無虞乎由是吏胥醼其德將卒謳

之死矣夫士伍寒煥有若賜衣詔以歲貢征緡賦之緡者泉輕幣重而賦之以帛而士得其羸今也泉重而幣輕猶賦之以帛官受其利公曰吾心有不安焉盍一作畫賦以緡苟不足即與帛而時其物之價而直之既聞令讙聲動壁壘皆曰有君如此使我蹈水火可也乃新南門巋然而樓增以舊五之二焉劃爲雙門出者由左入者由右夾築高阜類觀闕而非者九九一作軍壘皆爾命之曰却敵慮墉土之意陂陁也鱗甓而塗固之周施檻楯其賜也建大旆鳴笳鼓以司昏曉焉其戎也卷旆授抱於樓中以謹擊柝以嚴教令以壯都鄙以張軍聲爲理若此足塞孰政之云兵賦食三者相通試鋒一作笔頫之說矣九畚築攻木甓甓塗墍

者無慮備於軍伍而州閭人皆來縱觀耳既休役勞工顧
謂吉曰子學舊史頗爲我記日月不願黼飾空言曰古者
國有史舉事必書舉國有詩王者採之知其國之風自秦
郡縣天下史之與詩皆止矣獨有銘功記事文之金石者
近於國史國風之類歟然言之不文不能播遠請將俟作
者公曰否子焉用辭既不得命乃考三亦無此字實以書往歲
有將作少監李姓陽氷名善籀書尤工爲大字瑰頎多力
郡邑省寺得其署題者榮而葆之大曆中客有楚因大署
州門昔人措之於西偏至是公易之於南門以表揭遠近
或曰宏制異蹟公若一作相矚於數十年間斯盛事也不可
以不識故著之於末仲春貞陵復土群臣上言請御端門

赦天下改元上思慕未許故猶以大中紀年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謹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宗元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集作此字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蜀本作患於怯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入且三字集作闕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延去聲其塗故塞之遵曰是非誣且怯集作怯且誣歟賢者之作思以利乎人反是罪也余是

復之詢于群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王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二字本作出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惟（集作推）以革物而（集作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之徒歟（集作與也）故爲（集作爲之）記云

水門（附斗門）

通愛敬陂水門記　梁肅

歲在戊辰楊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人利也冬十有二月土木之工告畢從事徵其始請刻石以爲記云書載濬畎澮距川傳稱爲川者决之使導然蓋（一作導）爲政損益政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汙則革革則久賢晉之治也當開元以前京（集作荆）江岸於楊子海潮內于邗溝

過棠莫灣北至邵伯堰湯湯渙渙無隘滯之患其後淤泒南徙波不及遠河流浸惡日淤月填若歲不雨則鞠為泥塗舟檝陸沉困于牛車積臭大含敗人中其氣為疾為瘵長民者畊與人徒以事開鑿既費累鉅萬或妨奪農功殫財竭力隨導隨塞人不寛息物不滋殖百有餘年矣貞元初公由（集作以）秋官之貳出鎮茲土既下車乃驗圖考地謀新華故（一作謀利華害）相川源度水勢自江東而西循蜀岡之右得其浸曰句城湖又得其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集盈而不流決而可注圖以上聞帝用嘉之乃召工徒修利舊防節以斗門釃為長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羨溢道不廻迂（集作遠）於是變濁為清激淺為深瀠清澹澄（集作泊）

可灌可鑒然後漕輓以興商旅以通自北自南泰然歡康其夾隄之田旱暵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爲膏腴者不知幾千萬畝野人誦曰膴膴原田自今以始歲其集有豊年都人誦曰汚彼流水我邦是紀鍾美不知饗其賚公有先物之知移俗之才則曷能運可大之謀矯累世之弊繇旬朔之勞致無疆之逸宜乎人之永歎詠一作歎也如此按陂塘本魏廣陵守陳登所設時人愛其功而敬其事故以名之謝文靖晉書作靖成偃又以召公之德爲稱有魏以還伍百餘載不朽之績及公而三皆在斯邦不其盛歟水門之作將以重成功示長利非登臨游宴之爲嘻後之人抑可以知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韓愈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其（集無其字）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集作弗）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沉舟不（閣本作用）潜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噭嘷劫衆阻兵懔懔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李勉）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持（集作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集作

大和神應祥福五谷穰熟旣庶而豊人力有餘監軍是諮集洛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扞集作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淳集注云一作天下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者集無者字之所始

新脩漕河石斗門記　穆員

分洛爲漕斗門在都城東一作門字南中橋之右舊制喉不深口不遠其流隨之水斯溢旱斯涸東有斜堰俾其來往終歲不脩輒壞脩則水積高而進南北北傷則洛亘卽趾南傷則魚遊井鄽不脩則漕復下陸且其地與岸皆實其蕪焉

不再閏而（一作不）一易每歲繕塞斜堰洄南北堤橋之費相與盈萬其斗門之工不啻蓋其弊者也安平公治三川之暇頗念於此之疾未去且曰水之性導無不順（一作利）壅無不害善為水者唯其所趣使若自然其要在於不與之競而已是用浚斗門之下以壘其入庫斜堰之上以歸其餘燕乎鐃不為增傷不為減盈萬之費歲收於公而通海之波率土之運東西交鶩合朝宗之義焉中橋之旁有古堰廢石沉于泥沙公乃發而轉之以代宜薪之制省於自他山而致者蓋百之一猶懼剛之不勝柔岸化於水乃受覘矩俾之追琢如斧斯銳以分其衝如月斯仰以拆其勢積石山亂中流湯湯南嶙鬱龍永代無愧上濟行邁是為通

橋歲三月興作四月畢事（事畢一作畢事）人不見始而覩其終羿其功用不足於常歲之數而不朽之利與皇都洛水垂之無窮焉嗚呼物之至柔者水不得其理者懷山襄陵其坎決隄防潰城邑夫唯不爭之力然後勝之天下之理一理也制天下之至強者其唯不爭乎於水也見公之政於政也見公之德其日覩易簡久大之業此非其一隅哉公以爲成公之志者實肆其勤命以名氏刻于崖石仍俾末吏譔而書之貞元四年四月丁亥日記

橋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入境稱曰孝子詢之

三千喪父母五十猶（一作出）縗麻故其鄉黨搢氏不多貴之

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隣邑有官脩之梁自太原西河上

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縣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爲捷渡

曰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紀欲速

不達式（或作其）在茲乎見義不爲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

絚頹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日恒歲積自河間（一作河關）而

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令遠馳躧邇饋餉訾

耋（一作耄）踰矣於編户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

湯河潏牽射潰（一作隤）汲徒岸呀呷轉騰畚築於激射之旁

根注於沸渭之下是懸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七

月天作霪（一作淫）雨湍悍（或作激）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

邑老鄉人涕泗而弔之曰力竭于（一作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辮筏繋舟戾舸（一作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蔆澌杜春水洴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夫（一作漢）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舲成在（一作無成）丹艭取其固勢異虹蜺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以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甚貴徒然所以義表專（一作通無）門功列隣境難其一善剏乃蕪之由是縣人誌之于石

一作昔唐文粹

中渭橋記

喬潭

自鳥鼠穴者茲未廣矣依（一作稅）鳳凰城者茲橋壯矣水朝巨海而不竭橋通大路而居要不然豈自泰至我唐六百甲子而獨（一作猶）存也茍循厥弘道（一作迹）卒茲帝圻（一作畿）俟天之休之見當農務之隙司金司木鳩而積也水工木工速而至也揮斤落雪荷鍤成雲京兆尹紫綬（一作紱）而董之邑吏墨綬以臨之遠邇子來結構勿亟無小無大咸稱天（一作于）祿經之營之不愆于素丹柱揷於坎陷（一作窞）朱欄艷而電炫（一作娫）乃虹引成勢猶雀填就功連横門抵禁苑南馳終嶺南洛北走滇池鄜畤濟濟有衆憧憧往來車馬轂馳而不危水潦起漲而轉固人思咎者吾其能濟艷艷赫赫轟轟闐闐且周穆之駕黿鼉振于祀也東明之聚魚鼈稱一

時也孰若我由也（一作之）而必逹遇恩之而必安君以匹敵夫何遠矣潭遂（一作邃）因行邁覩茲崇𦒢將刊石以表跡敢攟札以記事亦奮歲流火之月也

井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以（一作之）善利庇彼遂宇逹于交衢鐵其瓶以木不甓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之泄賞前注滓（一作平）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熱之燥以伏炎在提落而激清抵凝沍而不閑環四序以一其惠俾憧憧者知飲其所嚮

[illegible][illegible]暘之虞濟煩丟之之艱皆憯者得以淘盪瘵瘝者由
[illegible]鐲愈滌汰氛坌沃洒蒸灼濇然不改與地配久化習開
爲閑敞隣梵宮以一作之清淨脩廊對開連樓鬱峙嘯眞侶
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一作漑佰心而援慿日而就彼豈福
吉祿繁榮重一作祉崇慶欲不莘扵河閒之門得卒故北寺司
刑上卿也南一作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叅貳
外闕顯榮當朝騫鶱青宜其前視萬里是鑿井爲濟川之漸
[illegible]輪爲秉軸之兆可轉盼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
名膺王府心拂塵累制一作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廻俸
節財蔵事彰義將獻祉于大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
三事豐太公之私誓乃戒司[illegible]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時

大曆六年春季月記 一作皆唐文粹

觀風驛新井記　崔黄中

自荊門至清宮三百里雖水泉味鹹鑿井疏源往往而有中間觀風驛三十里涓滴不流磽确而塉長亭短亭三百餘家終日挈瓶入谷而汲暨乎暑氣炎熇天地燒爍金石提綆半路已成溫湯居者既往來（一作性命）難通行者固不保其往元和六載我司空鄭公節度荊南下車之日緝寧已徹統正楚風疏導瀆溜未暇細務三年政閑事已（一作因簡）議路室委餼之事餞乏汲引之道訪於幕中參佐僉曰地勢峭峻意功多未即贊公公曰登陸求蓮誠宜不卜然貳

師鑿井焉有檻一作濫泉愚叟移山素無巨力志之所至神
亦或昭苟利於人不計藏鏹支使庚承度宣貞絕俗伏義
眞一作直副成規終此殊績於是程功蕆事穴其路隅一之
日與畚鍤俾應鼕鼓騰汲揞土二之日困于石飛鎚敲火
轉石磊硪三之日計功一作工未畢濺泉仄出泛濫潋滈井
生千夫讙噪喧呼揚灑井溢一作泉提缶爭先巷無居人語
笑道邊嗟乎夫善政養人之術皆日就月將然孜孜而化
易若鄭公興一言土石之役濟萬古生靈之命匠意於衆
慮之表見機於不牽之初如此翊君爲堯舜之代惠澤必
浸於昆蟲賛國爲華胥之朝恩波必滋於草木况濟人於
聲教之外愛物於象數之中立德已來無出其右易曰改

邑不改井以君子清規長存鄭公有焉黃中偎從鄉鄉一作從第得厠賓筵覩事揚嘉猶未盡焉善一作嘉冀後來多士經此樂土知有仁焉時元和七年歲在壬辰十二月二十三日

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三

河渠

絳巖湖記一首　南陵縣大農陂記一首
桂州重築靈渠記一首　興州江運記一首
祈門縣新脩閶門溪記一首

絳巖湖記　樊珣

句容西南二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爲絳巖山以文變質也山外周流聚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吳人創之梁人通之矣洎金火有變積爲胥坎灌莽之所我唐麟德歲邑宰楊嘉延亦纂前服利農爲名雖迹於傳聞而事斯在昧楊氏之後今餘百年實滋菰蒲莫植粳稻剥極則貢

侯能而伸大曆十二紀縣大夫兼大理司直太原王公昕能蘇罷勞人一作且易弊俗臨湖而歎以欲從人吟使臣之淸風酌良牧之高課將圖永逸靈顧暫勞因祭其地形訪以輿誦謀始作則定徒撰工月在傳農雲其荷鍤周匝百頃里一作蓄爲湖塘置兩斗門用以爲節旱暵則決而全注霖潦則瀦而不流收功濟時道甚明遠闢田萬頃贍户九鄉洎成輿區頗無凶歲魚稻之盛公實爲之昔叔敖芍陂能張楚國史起漳水竟富魏邦秦稱鄭國漢歌邵杜皆謂是也毎商羊罷舞龍見而雩比屋有憂於銷鑠迺所莫覩於耘耔我則黛波翕淪白鳥飛㵱下洞庭之鳧鴈泳中流之鱣鮪横塘之右構爲新亭芬其芰荷樹以花柳楚江

紛憧憧是途行李實獲於蔭庥歌詠或辯於觀覽懿乎哉君子之用心也孰愈崇其島樹後以林堂此而莫文翰墨奚述大曆十二年十月三日記

南陵縣大農陂記　　常璀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豐豪物産多狀山川關錯風俗詭滑故理束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康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况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爲大夫於是肅以檢姦庶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夭落民得休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

舜乎下令邑中有能脩復陂塘積水防患者慫慂厥功先
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丘隰遁形空規
殘狀非鄉黨之壽耋不可款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
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惴一作畏騰口曰利於人
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訾於始作而泰
於成功況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
尹而討之具畚挶列綆錘管礫甓堅披材葦壤曰必巡大
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
雲動雷行斬莽闢蕪撥腐鼎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
晉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
不戮一人其大一作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

不戮一人其大始一作也驅涯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者擬

潑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闞橫狡衝波泄流引洫脊發三洪氾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旣成乃有風雨暴闢洄復激一作換晨浥浥沸會似聞構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扞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爲神物所相維使江河合從敵馬濤稽一作懷山大浸崩驅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石子趾斯乃天賛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熱天旱魃爲虐鼓蒸舞怒蛟龍逭誅而孳激搖岸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貫畦浮塍卒歲之溉千頃豈爲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鳬鴈之群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楊檝厚生之物末末不極斯其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

昔者西門豹治鄴召翁卿二字一作公治上蔡而史氏國書或作書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媿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頌表尤功今連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擢爲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推至公邑人三請于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況伯也一作氏功利如是吾豈誑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君久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安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定録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俗或參其議或督其事洎百姓朱綸李縱田丘程紀等若干人咸請于爲記云元和八年歲次癸巳六月壬午朔十五日丙申建

一作皆唐文粹

興州江運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集作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舉（一作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黨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退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集作餔）於是西（集作四）鄙之人客（集作私）以公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惟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地人（集作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于清泥

凡云元和八年歲次癸巳六月壬午朔十五日丙申建

山又西抵于戍州過梁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
拆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集注作水潦于積雨雪于
冬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塡
谷委山馬牛群畜相枕藉集作枕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
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集本作之
西可以導江江集本不疊此字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能集作
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
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縱以焚火集作炎以
炎火沃之以集作食醯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
壤乃闢乃墾乃宣乃通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
下以殺湍悍集注作求湍悍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决去壅土

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萬里一瞬旣會旣遠淡焉（集作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頌又不可得命剡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庚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評（集作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已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方（集作人）之力而百役已告（集無告）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抯損

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唯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集注作焉）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焉（集無此字）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祈門縣新脩閶門溪記　張途

縣西南十三里溪名閶門有山對聳而近因以名焉水自疊嶂積石而下通于鄱陽合于大江其濟人利物不爲不至矣其奔流激注巨石硉矹騰沸洶湧瀺灂圓折凡六七里舟航勝載不計輕重篙工檝師不計勇弱其或濟者

星馳矢逝脫或蹉跌必溺瀰漩中俄頃滅跡矣邑之編籍
民五千四百餘戶其疆境亦不爲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
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
繇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祈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
愈於諸方每歲二三月賫銀緡繒素衣求市將貨他郡者
摩肩接跡而至雖然其欲廣市多載不果遂也或乘負或
肩荷或小轍而陸也如此縱有多市將泛大川必先以輕
舟寡載就其巨艎蓋是閶門之險元和初縣令路君一作旻
常患之聞於太守故光祿大夫范卿因修作斯瀆其後商
旅知不履閶門果竟至籍戶繇是爲之泰其來已五十五
載矣元和咸通伏臘相遠閶門始廢一作度之時功未甚至

循利於人且久長慶中縣令王迅曾畧見舊址葢茶務委州縣責踅邀商賈而巳今則潁川陳君節爲祈門一年而政成孜孜求閭里之患果得閶門溪焉乃速詣目擊嶮狀吁可畏也必心一作期改險阻爲安流廻激湍爲澄碧乃録其始製之實聞於太守清和崔公自請以俸錢及茶一有案字羨利充市木石之用因召土客商人船户僦功夫使咸適其願無差役之患無箕歛之獘公悅而從之自咸通六年夏六月修至三年春二月畢穴盤石爲柱礎疊巨木爲横梁其高一丈六尺長四十丈闊二一作三十尺堰之左俯崇山作泒爲渠渠導溢流廻注于乾溪旣高且廣與徃製不相侔矣甃石疊氷派流安逝一帶傍去滔滔無滯掛鷗戲

魚蕩波沉浮不獨以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復無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勸一作歡六鄉之入業於茗者專勤是謀衣食之源不慮不憂夫如是有以見清河公求理誠至苟非良邑長不可以佐理頴川君臨事必專苟非賢太守以立事其作用堅固永久與山川齊途寓於郡下嘗遊茲邑頗熟本末因得以記咸通三年秋七月十八日歙州司馬張途述

桂州重脩靈渠記　　魚孟威

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灕水焉舊說秦命史祿吞越嶠而首鑿之漢命馬援征徵側而繼疏之所用導三江貫五嶺濟師徒引饋運推狙豆以化猿飲演墳典以移駃

古番禺貢盪堯化也則所繫實大矣年代寖遠隄防盡壞江流且潰渠道遂淺潺潺然不絕如帶以至舳艫經過皆同彝盪雖篙工檝師駢臂束立瞪眙而已何能爲焉雖仰索挽肩排以圖寸進或王命急宣軍儲速赴必徵十數户乃能濟一艘因使樵蘇不暇採農圃不暇耰靡閒晝夜畢遭羅捕鮮不顚天胥怨冐險遁去矣是則古因斯渠以安蠻夷今因斯渠翻勞華夏識者莫不痛之洎乎寶曆初給事中李公渤廉車至此備知宿弊重爲疏引仍增舊跡以利行舟遂鏵其隄以扼旁流斗其門以級直注且使泝沿不復稽滯李公真謂親規養民也然當時主役吏不能協公心尚或雜束篠爲堰間散木爲門不歷多年又聞湮圯

乎今亦三紀餘焉桂人復呰巳恨終無可柰何矣况近歲
來蠻寇猖梗王師未罷或宣諭旁午驛騎不輟或屯戍交
遂星火爲期役夫牵制之勞行者稽留之困又積倍於李
公前時轉使桂人膚革羸腊指足胼胝且逃且死無所訴
怨殆十七八矣咸通九年余自黔南移鎮於此艤棹嶺首
備覩其事試詢左右曰向時何不疏鑿版築而使艱阻如
是耶則末校劉君素前曰遠事固不可指明近事又非不
知修渠必去民病然其奈邇來屢以迎送輶軒供億師頓
召募補卒犒賚征夫帑藏且殫閭井亦盡故無以興疏鑿
版築也余固爲父隱一作慈於子孰有子病而爲家貧不求
醫救乎是知長吏所當子民也今民塗炭若是又何緣帑

藏且殫而無暇救之固頃（一作須是）約公費積刀布召丁壯導壅塞以平民病也因召君素若能主張乎君素唯之遂領其軍凡用五萬三千餘工費貫錢五百三十餘萬固不敢侵征賦必竭其府庫也不敢後窮人必傷其和氣也皆招求羨財標示善價以傭願者自九年興工至十年告畢其鏵隄悉用巨石堆積延至四十里切禁其雜束篠也其斗門悉用堅木排豎至十八重切禁其間散財也濬決磧礫控引汪洋防阨既定派遂洶湧雖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縣是科徭頓息來往無滯不使復有胥怨者噫草木無情也榮落限於春秋然猶春則華秋則實以利於人焉而人稱萬物之靈擅百歲之壽安可不利於人哉況余無大勳業而

竊據寵祿宜孜孜力補尸素豈今草木反鄙於余哉於是
聞害必削見益必樹蓋爲此耳時上聞其與役遠降詔書
褒賜嘉獎然人臣受國恩爲惡則罪（一作罹）耳爲善乃常事
亦猶子孝親詎可誇乎況余審其所爲未立山愧（一作傀疑）矣
又何敢當詔書之美也今所自記重脩非爲名也且要敘
民之艱苦實猶斯渠豈後之居者不厭其修行者不數其
修長利民而已矣時咸通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謹記

祠廟上

滑州修堯祠記一首
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一首
袞州文宣王廟記一首　處州孔子廟記一首
諸葛武侯廟記一首　舜鼻亭神記一首

滑州修堯祠記　　白敏中

白馬津西南五十里曰堯祠衮龍騰文斂佩有光德音不遐精魄如在然而祠廟僻遠藻薦亦稀荒榛不除茂草斯鞠司空隴西公即戎之二歳勤恤人隱期於俗阜夏四月宿麥方登油雲未施公愀然殷憂思降甘澤因曰古先皇

王孰神於堯壼將禱焉期有所應乃率寮屬將校質明而徃鍾磬畢陳牲牢在蓛翊精肅容虔禱移時祝拜之際肸蠁如答未及廻車重陰巳周客雨輕洒稿苗特起逮夕及晨自葉流根寮屬將校相率稱賀曰天災滑民仍歲不登道殣流離十年于玆公能以誠明動神祇膏澤發枯朽免積遭於饑隷變旱歎為豊稔固當大崇廟貌以旌厥美於是飾粉壁張羅帷欒櫨四周丹紺交輝肅肅靜密神之所依是宜播公之美揚神之祉刻於金石而為之記時大一作寶大暦二年七月二日建立

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

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
以寸管測明一作景非以尺圭航大以一篙廣不能逃其數明
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巇一作備哉夫子生後於天地
而知始亡先於天地而知終一作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
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
禮樂吾一有知字其損益百王憲章吾一有知字其消息君臣以位
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不可詮於無一作其有物釋
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者一無此字我先師夫子見之矣一無矣字
一作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
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
彌彰一作芳遠而彌光用之而一作者昌捨之而一作者亡昔否

於宗一無宗字周今泰於皇一無皇字唐不然者何燿一作被袞而裳

垂旒以一作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而之一作

北望標闕輔之首椎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稽漢

室名振伊呂跡泯味道力餘功文一作學吞漢臺賢負伊呂文則變雅行乃矩物

其為政也剛而能斷柔而能生其理身也靜爾深谷澹然

澄江紆大君之明命注賢相之清選三十六字一作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身

也柔而立回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寅奉聖旨廊新祠堂一作寅奉詔旨廊新祠宇殿

宇廊一作廡岑立宮墻島峙一作嶹一作睟尊儀一作睟先師於兩楹羅禮

貌一作羅亞聖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栢分行祖庭自肅入室知

一作加敬陳牲牢而在旅一作如在間旅一作籩豆而無算天下大

軍之後一有也字時奠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一有也字俗媮而迷

銘懿文一作尚儒以戢兵尚德以一作義而設銷戰使人從善遠惡
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政事一作才思練達德音一作政事和理風聲樹而一作於丕變旺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玗王巘黍稷公器覧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鬢鬚亂趣相公之能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客一無此字自帝輦一作鄉一作聿來一作簿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歸歟而食一作告歸鄉飡食味尤績前尉許摯一作贄一作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曆二年某月日記 一作皆唐文粹

袁州文宣王廟記　蕭定

於戲大樸既往淳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而大賚于生人天縱夫子以聖德而誕敷于文教不然者則禮樂墜

於地憲章弛而不張忠信薄於家人其被髮左衽矣周德既衰諸侯擅命非堯舜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天其能遠天命要于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邁德以立訓而訓被家邦向使夫子爲有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洽于群物動一作而況於人乎大化行於蠻貊而況於華夏乎夫天運之陵夷下民之昏墊若虞泉之不可晝也故夫子鬱厄於當時生人之末富窮一作世數之相變若長江之不可竭也故夫子道行乎千載觀乎有國有家者徹夫子之教其何以行之哉夫子之教也脩身以及家自家以形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燦然明白若日月

之照臨光于上下一作下土以矣一作是故用其大者治大用其小者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且三代之主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矣夫子官為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始將天地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者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疇昔之夜夢尊為人君惟開元御歷之辰應之則開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擢人君之化矣大曆元祀定自尚書左司郎中試秘書少監燕此州刺史祗膺典禮式展誠敬入夫子之庭瞻美聖德之形容高堂巋然垣墉半落俎豆斯在榱桷全崩靈像頹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寮吏撰日增

修府寮從胥子一作曹吏從龜從筮從是之日大同敢徵良匠祗敬藏事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六十二子之容江鄉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朽廊廡庭除罔不畢葺籩豆簠簋罔不畢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冀夫表江之上將弘洙泗之風表山之人能傳鄒魯之學儒行充於北屋中庸化而為俗矣非恒一作旦能之也蓋能者賡之述而不作識者可爾時大曆二年協洽歲律中無射之月兼刺史蕭定記

處州孔子廟記見八百四十六卷 韓愈

陳留郡文宣王廟記見八百四十六卷 陳兼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絶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爲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一疊至字而不可却終一疊終字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塩池斯鹹弊箄一作篳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

延州一作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歎美之詞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盡一無此字歎焉詳其精義枝一作破物鉤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墻仞矣是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于以加敬嚴乎閟宮別闈壼之內外正衆臣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南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旁一作獻奠贄幣具一作宜列于軒廟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洞不足頌其林烈粲來暑徙敢用同於記年時一有大唐二字大曆十四年歲在

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記年時一有大唐二字大曆十四年歲在

已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新拜尚書户部侍郎蘭陵蕭定字梅臣記

諸葛武侯廟記　　呂温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朮武侯命世實念大集作皇極魏姦吳輕去聲未獲我心集作心蔡茸集作脊宇南陽堅卧不起集作待主三顧猶睨群雄初定必也彗掃是資禺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為龍形蜀本有亦欲二字首吞咸鎬尾東洛翼出河中夏飛躍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

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椎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巳託國（集作付托）土雖狹國以勸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馬（集作車）荐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瀆其原夫民無恒（集無此字）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其（集無此字）漢道方休哀平無政（集作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脇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其（集無此字）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圖振絕緒（六字集作開張季世興振絕緒）論（集作諭）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春先主之命

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革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雲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必服勤而靡獲不亦宜乎或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特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集有二字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斥鼻亭神記　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蜀本作元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瘻而

趨集作起若驟而騁騰踊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
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
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代之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
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
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
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
疆督貨賄而已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惇忠睦友祗
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
千載之遺一作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爲集作有不善雖
異代之鬼吾得而讓之況斯人乎州人集作民既諭相與歌
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

貫習之鰥寡集作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

曁昏俾我斯誓千載之寘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

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類

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遠於蠻

夷不唯止集作禁淫祀出非類而已顧爲記以刻山石碑知

教之首温陵黃伯光曰柳子厚斥亭神記詞極嚴正至王陽明復象祠記其意又何其温厚也蓋子厚疾衆惡之深而陽明闡帝德之大二作可互相發云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五　記十九

祠廟下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一首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一首
楚州新修吳太宰伍相神廟記一首
欽州重建汪王廟記一首
茅山白鶴廟記一首
新修四皓廟記一首　修黃魔神廟記一首

祈禱

禱河侯廟一首　禱聰明山記一首

祠廟下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　張濯

天有五星辰居其一地有五材水為之首既作鹹以正味亦凝質而成鹽則橫目之人生齒之歲罔不資焉而後食矣鹽之為用大矣哉寶應靈慶池者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俗稱官號皆曰鹽池供華夏二十餘州宅黃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南負山陰涵濡泓澄浸漬鳥鹵外無寸草內絕纖鱗水或紫赤鹽皆潔白有自來矣頃大曆丁巳秋雨成災凡厥井疆漫為塗潦今京東和糴使兼知河東租庸鹽鐵侍御史清河崔公陲時以監察權領（一作顧稅）是邦憂國卹人顧天有禱乃徵畚鍤集後徒修隄防導溪澗積淄瀉湧白波如山西迤北滙散于沒女監（一作鹽）斯池町畦不

汲尿匡獲全緊公是賴矣粤壹日亦既開霽紅鹽自生盈
掬傾筐或甕或栗形攢伏虎色澈丹砂靈貺休徵古未之
有公乃獻狀于戶部侍郎韓公滉韓公伏奏于代宗代宗
俾諫議大夫蔣鎮覆之則編于史冊薦于郊廟矣與夫白
麟赤鴈之瑞野蠶穭穀之祥何以異乎冬十月詔錫池名
曰寶應靈慶兼置祠焉蓋國家祈豐財產瑞貺也其明年
因厥農隙創茲神寢卜津涯六十壟之半當安解二大邑
之間捄陾陾掾橐橐工惟力競後若子來俄結構以時起
儼塗塈而斯畢然後審像設燎册青骍容穆如甲士鼎顯
則聰明正直之有憑也夫其洞戶南豁滄波森然樹以修
槐羅以香草則風涼會彝之有所也又來歲己未夏五月

九日天子降中貴人以牲牢祀之制祀光臨衣冠列位秩祢四瀆禮視三公亦爲盛矣其後西自關輔東踰崤澠南馳陝服北走絳臺馬屯雲車流水乞靈報德可勝紀乎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遂遷公殿中侍御史京東和糴使逮于斯任豈唯執憲簡頒鹽政（三字一作須鹽之政令）必將秉造化應陰陽之和羨人皆望焉神所勞矣濯客自東鄗觀藝而來美精誠之動天多藥護之盡力輒採聞見題于樂石庶丕績不朽與瀧始終時建中二年秋八月記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權德輿

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集有風字）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鍾陵風雨池在山西（集作西山）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脈散

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鍾陵風雨池在山西（集作西山）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脉散清淺數里匯歸于玆石壁峭絶泉流其下信乎精氣之所留復風雨之所蓄池邦人敬嚮相傳名之並山北下二十餘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薦之祈農望歲於是乎在祀之豊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視誠之簿厚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寛仁淸凈正德利用以黄韓篤厚之化易吳楚剽輕之俗里閭之間歌頌（集作誦）相聞歲在丁卯六月大旱公屢身焦思所以救之之道擇日絜誠有事于神齋心夕往艤舳宵濟厥明至于山下達于祠亭（集作字）精誠旁魄靈貺交感通山澤之氣致陰陽之和和氣薰然蒸爲時雨未徹奠而繁陰起不崇朝而甘液遍蕩洒疵癘布

之休和自時厥後庶徵咸若茂遂生物登成甫田而所治七諸侯如公之誠各修其封内之祀化彼災沴爲釐爲福其或散爲祥風結爲卿雲紛綸葳蕤奔走來告繇是九江之西歲用大穰昔董仲舒推陰陽啓閉之數相區區江都之地用無饑年前史書之况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有頑簿之俗以誠華歳有水旱之沴以德勝庶富斯民如此之盛也春秋時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德輿從事于公記事之徒也以公之仁池之神明德參會君合符節是用追琢巖石俾邦人識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記

楚州新修吳太宰伍相神廟記　盧恕

捨人事而介福專人事而薄神皆君子不爲也苟不以仁

豁人事而介福專人事而薄神皆君子不爲也有不以在

愚蒙民而止以墮怠理道持其酌芳饎以交神神在聰明正直豈許之乎若憂勤焦思訪接無怠於賢人且不遺況賢神乎所以大德君子以厚人故不薄神也楚州以一作比淮壖泆太宰伍相廟置在自一作吳時臨刋溝當伐越時爲餽運所開太宰經畫及因讒而沒其神憑大波雄憤無所泄蓄爲猛飈駭衆吳人恐之故相與立祠刋溝上歷代皆崇其祠椎牛釃酒小民有至破產者比齊清河王勵刺作判此州申教部民不宜荒瀆非神之意其風稍革國朝龍朔中爲狂人郭行真所焚乾封初準勑重建大中十歲四月十八日上以山陽荐災當宁憂軫曰非朝之顯德清望有材者不可分吾憂子衆姓於是詔兵部郎中滎陽公守

郡立政行道得民之心每雨小差期晴必失候公一至請之靈貺立答連歲豐穰豈得（一作并）神之陰賛耶舊廟蕞隘淺迫前横岸道塵坌玷褻公默圖將顯大之且俟誠化吏廣即增張神宇俄有州人蔣容者啓公請合財葺之殆天啓乎何宜契如是耶於是開其前伸其後重肖神像及儀從等畢新廟之域（一作成）也面河距淮巖然崇堂蜿然修廊像設新而英姿益明旂稍新而靈衛愈嚴庭可以長布武階可以勞拾級管籥朝奏一何和神也風月夕清一何宜神也祭法曰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陵林谷川澤民所財用也今太宰之高不啻星辰太宰之利不啻山谷彼青骨而邀食於民者豈得同日而語洎詔徵公爲左諫議

青骨而邀食於民者豈得同日而語洎詔徵公爲左諫議

大夫釋符之日恕蒙公符以留務行及祠前顧謂恕曰有事或誠存太宰其應也如響今去能無感焉君民我編甚修建之由恕謹奉教一無僞飾公之始至也承菑沴之後墟（一作盧）井殘矣廩藏空矣道旣殭殍牢亦充塞及公之布德也四時洽暢千里醉歌貂耆皆溢踶無訟人鄉縣郭邑致十倍之繁宮廟宇亭肆興萬堵之宏麗休祥表見仁聲流揚傳車云歸者必遮道竟夕不得前雖古之良二千石實有慙色素負讜直不先之道至於理功皆不欲人言恕親吏也其可隱而不書㠯唐大中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記

歙州重建汪王廟記　　汪台符

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兩曜不欲燭萬根不欲生王石一塵

賢愚一血則神人不得不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興越公不得不起起而不失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群雄卒舞公矯翅一鳴聲著千古提山擲海沃沸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新安志作鄉鎮靜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義志作化遠迸款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人如巳贍玉闕言懷龍劍一沉死而不朽貞觀二十三年也有棠樹之詩無良丈之歎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廳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臯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吴公圓克荷宜應復新棟宇迨

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塵經始靈宮凡三遷餙物不崇勞民惟求舊濟于時死於國功宜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公按察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韙之所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越公欲蓋而彰繼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不濕昌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間有奴狂僕醉觸破王化洎僖皇歲其子盜起曹南逆塵犯蹕我淮王大叫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滁和九郡統一作繞我馬箠分我君憂苟無將將之椎莫破錚錚之膽我司空潯陽公獨危一作陶雅嘗爲歙州刺史二十年仁義禮樂餌舒池常潤於歙最爲政第一尉本城之人築久長大本豈矜莊嚴一作莊嚴一祠企望六郡直在乎開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

符越公之裔潯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命詔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十二月十有一日謹記

茅山白鶴廟記　　柳識

茅山舊句曲也本記云内有靈府空通五岳其外山形似巳因名爲句曲自軒轅鼎湖之後世多近智所謀一作漸闢真有故金闕玉清大聖至神一作識之事真靈時闡於人間以彰道妙則漢元帝世有茅君積襲道德來受仙任遊内統外澤加幽顯邦人瞻戴因改爲茅山玄教既溥二弟亦此山得道三峯是三君駐雲鶴之所備詳傳記至明帝永平三年詔勑修崇其廟後代相承一作傳罔敢或替我國家纘

承真晉宗奉至教（一作玄門）天寶七載五月十三日於山之西
備制置祠宇度道士三人以修特醮列在祀典夫廟享功
德顯然殊致以道而言則天地之外亦有覆載陰陽之外
亦有生化斯乃虛而有象運而無形益顯爲皇王師範道
之形器也隱爲真靈變化道之精微也體雖隱顯心則感
通有無交暢化乃大備初真人旣受羽節留二弟於句曲
而謂之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要當三月十
八日十二月二日邀師携友以來遊紛有好道者待我於
是乎吾自當料之有以相教則法之本也內書精真中寂
外行廉清仁惠每歲春冬皆有數千人絜誠洗念來朝此
山自漢至今宇宙間潛修精感轉自相（一作化）誘其可勝紀

乎若然者我真人玄功聖德陰隲妙用豈言能盡歟夫學道則所見無有不忘得道則所忘無有不在多見迹於常或標靈引類不顯定一理始曰無方之用孰知終極是知聖人情忘愛存慈勸不已益見道之至也真人昔將輕舉俯視六合虛徐翱翔於是綵雲自異靈鶴自至昔亦如天之運行日月爲照星辰爲曜則日月星辰爲天地光大之用天豈有之自是真富也綵雲靈鶴爲真聖昇虛之用聖豈待之自是真貴也世之賢士高位濟俗乃無意於車輿道之真仙孕元育化寧有意於雲鶴廟者亦如人思邵伯而愛其棠也道士容行延生法成常崇珣等經營修奉歳月久矣願刻金石以志于山唐大暦十三年太歳戊午十三

月十八日記

新修四皓廟記

國之所以病者在乎名分差賞罰謬賤妨貴孽代宗河央梱顛可拱而俟夫聖人作則必建皇極叙彞倫植禮爲防坦順爲路使尊有定位下無覦心春秋垂子貴毋貴之文年鈞德鈞之説姪娣嗇於左右文質殊其後先等威著明條貫纖悉選師保以教之設疑丞而輔之春誦夏絃一物三善故刑于寡妻文王之所以正家道也抗法伯禽周公之所以致頌聲也昔申后黜而小弁賦于朝寵而王室亂獻公從筮晋祀如綖楚建遇讒芊姪累棋列于格言垂作殷鑒漢高皇帝提三尺劒奮布衣夷秦翦項南面而帝及

乎踈孝惠私趙王本根一揺海内失望向使安車空駕羽翼不來蹈淦寒玦離之蹤成毋愛子抱之計四百之祚岌乎殆哉非四　公之高名不能割漢祖肌膚之愛非留侯之奇策不能振大賢金玉之音然而顯晦異宜語默殊周塗山王帛有櫛風沐雨之勞陋巷簞瓢無被髮纓冠之責兼濟獨善相與背馳唯四先生兩有之矣往者明祠頹壞靡有孑遺太傅兼中書令許國公爰命經營不日而就棟宇甚美神形若生如裁兎麃之書似指狠羊之喻松宗挂變雲白霞冊坐視天倪時開地籟公秀發人瑞雍容國楨（一作禎）本於忠孝文以禮樂每絶編而嗜學當吐餔（一作哺）以迎賓至于戡定之懋勳廉察之殊政則銘於彝器藏在史官

宜有如李文子者請之太史克者詩之非昧者所宜造次道也公以爲四先生避秦亂逃漢祿而所立利澤如揭日月彼佩金印乘朱軒食萬鍾潤九里而括囊避事全軀保拏一作拏疑作孥聞四賢之風可以有立志矣故公之飾是廟也見聖王固本之制焉有詩人伐檀之志焉豈特燭耀巖穴旌賁隱淪而已光化二年十月一日記

修黃魔神廟記　　袁循

咸通末歲今翰林舍人蘭陵公自右史竄黔南秋八月二十七日泝三峽次秭歸將蜀水方漲橫濤蔽目公積愕而寢夢神人赤髮碧髀且云險不足懼公異之再寐一作寢又夢公詰其所自則曰我黃魔神居紫極宮之隅將祐助明

公出于北境公曰吾斥去荒徼危殆未已神能惠我何也以朝夕期幸與我俱遊與我不忘矣亟（一作亟）言之神許諾自是抵于黔又遷于羅毎陟險艱神恍（一作况）如在泊公遷于朝神夢告歸公曰將設（一作移）廟列塑于宮之傍丁酉歲公從弟烑自澧陽尹亞西蜀路出祠下以囊金致公意謂前制不專請別修敬太守青河公承命感異親營之心匠旣陳層軒以新神樂來斯靈儀蹲蹲按靈寶經南方有大魔其中央曰黃天魔王横天擔力謂能力扶昊蒼周覆萬有天其或者以公右弼弘濟之業將扶危定傾作鎮天步俾黃魔降鑒爲公之兆朕乎噫天爲功必藉於大賢神之靈輔於有德是必有鴻猷盛績萃于公之心未可知也循

以舉官謫棣歸奉太守命弗敢讓所記乾符丁酉歳仲春九日司户參軍袁循記

祈禱

禱河侯廟記　　裴處權

明皇帝懐柔百神以功躋四瀆蒲陂𦙶郡實祠宗㩅是刻舊圖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織之然天下郡縣瀕于我者多曲架榱桷廟神乞靈滑晥洪滅神有守宇且曰瀆古侯也故神以侯稱六年夏不雨尚書傳陵崔公懼茲農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鼓以動之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閻公曰郡瀕河侯廟且存姑用旱禱宜幹流以蘇大田五月庚午公會閻公幄河壖列旌旆率

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羅爲侯拜聲以具樂釃以清觴牲燗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燭南畝復熯公曰將雨難再將柰秋成何閭公曰河侯利吾州前應如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功癸丑公復會閭公儀若庚午丙辰雨巳未乃霽憓公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以徵侯既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旣既旣應多稼織野寒耕熱耘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昔王尊捨熊軾卧金堤却驚波也公使我鍼禱于河濵勤其雨也驚波縮所以完居邑也其雨零所以遂嘉穀也則知前賢後賢之推誠濟物脗（一作泯）若符契夥乎食民天也宜拜侯賜閭 公揖曰齋誠以動神

尚書公之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氏之力也於是相與拜宇下或曰昔歲河流氾濫將魚滑人滑人禱侯駭浪帖息今者拜侯賜未若記侯之感通公乃召從事河東裴處權文其功客有傳陵崔應書于石會昌六年九月一日建一作記

禱聰明山記　盧頊

聰明山之神蓋倣落上古不知其始興也一作其所自興也若曰禍淫之謂聰降祥毓物之謂明美稱備焉取名斯在觀夫群山逶迤自西北而茲鎮秀拔屹臨東夏揖岱宗於遠邑延旭日於高標豁開廣平千里如砥靈源森麓迴合窈冥櫰祈必徵肸蠁如覩祀典曰山川丘陵能出雲爲風雨有

功及物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元和丙戌歲右僕射范陽王總戎之三年詔自上黨撫巡東封登車誓師講若畫一萬旅齊列千輪北一作比衛振蕩林巒翻翻旆旌雷動雲馳不聞人聲公清明在躬文武是憲冀聖濟俗宣威靖難中伯旋謝太公祖齊華夏具瞻今古榮觀冬仲月生魄至于玆山齋莊廟庭躬執祀事於是大備控揭畢陳犧牲神之格斯歆我明德君子曰惟精誠通乎神惟聰明應乎人天地交泰而賢人用神人和叶而茂勳立公之舉也神之助也不然何年祀未幾而變化神速臻於是耶故詩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又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其在於公乎項謬職分符今逾一紀獲奉威命舊拜惟新黎庶其蘇邦家

之慶祝公壽考永固河山夫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乃刻石
以紀傳於後人自公及監軍使暨幕客郡守列將等咸載名
氏云元和四年七月九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五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六　記二十

學校附講論

問國學記一首

國學新脩五經壁本記一首

崑山縣學記一首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記一首

文章

太宗飛帛書答詔記一首

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一首

移顏魯公詩記一首　吳郡詩石記一首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一首

東林寺建碑記一首

學校附講論

問國學文粹作庠記　　舒元輿

先王建大學法以教國冑子欲敺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
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出元輿旣求售一作善
藝於闕下謂今之大學猶古之大學將欲觀焉以自爲下
士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
及門下脫蓋下車循墻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大
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
門門闈沉沉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
高門門中有夏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愧非一作予懼其爲學

詣門門中有頹圮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乎愧非一作乎瞿然為學
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虗堂爾予惑一作感之遂入
見庭廣數畝盡墾為圃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
宅子安得欺我耶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得一無化得字
為廢地久為官一作宮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至堂
堂中無機榻有苔草没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
之意復為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
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佽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大
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
與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
可以光潤塞其源天下為之顛頓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
命廷臣典三禮敎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

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能(一無能字)濬之其季也則皆自窒之自窒之時天下之尽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焉興(一作)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五六(一作七八)百年而付仲尼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帶之(一無之字)不暇(一作敢)暇祖述之憲章之發揮(一無揮字)於鄒魯怏(一無此字)張於洙泗上磨蹶三光下埀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觧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而(一無而字)弛耶至嬴政犯之窒其源源未絶而已自絶於天(一有下字)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伏生公孫弘倪寛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争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

漢氏又闢儒官（一作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圓亦不下漢氏然自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大學之道不得不衰凉今皇帝傅大寶七祀生獻吳濞蜀禪於卭（一作郊）廟梟夏逆首殲潞子（一無子字）姦助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澥無揚（一無此字）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脩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大學且猶衰凉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群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敢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或作無）聞回也賜也說繹（一作釋）道義之聲錐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設虛（一作虛設）以自欺也愚其不敢取（一作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一作皆唐文粹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集無詳字)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縣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之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文粹作載)崩剝汙衊漶(一作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國學上言遷賜千萬時祭酒皐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羸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集作北)宇(集作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皆(集作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壽堂皇靚深兩屋(集作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

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讐校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篆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單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掖者一有談字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旣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旣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侍士維常俾我學徒絃歌文粹作詠以時切切祁祁不放不嬉廢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藝文志

崑山縣學記　梁肅

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二字集作政擧則道擧道汙則政汙崑

山吳東集作都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饉荐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曆九年大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而釋奠于廟退而嘆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爲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爲乃諭三老圭吏整序民餙班事大啓室于廟垣之右聚五經涉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覆經學俾爲傳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數大猷以聳之愽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興行行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之

乎作之集設教矯其末不墜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
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
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爲縣學記俾來者知我
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爲縣之明年也

大學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爲言耩（公項切耨也集作耩非下同）也如農之
耕田疇焉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耩分其畦隴嘉穀由
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
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
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于五而禮
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講之束脩

既行莚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大學師長序卿（卿集作鄉）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彦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筭家輟業以從（集作輟肆業以明）亦自其館浚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泠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氷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逹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

領從從公惟始洎終覩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弇州

當時執簡摳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文章

太宗飛白書答詔記　　權德輿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集有貞觀十六年者字答左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覩古之令王未嘗不虛己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貞九有清務此物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示群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爲動神機縱天辯不若凝旒晝襟以至公愼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答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載其事有都官郎

中竇臮者傳古尚藝貞元初得其書於人間太清宮道士
盧元卿又得之於竇氏元卿工爲篆隸八分諸書且其家
法保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薦于宮
師因出以示予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
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緲鴻翥一作飛之勢輕濃蟬
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楷合衆美裁成絶
藝集作勢又以見哲王之餘裕書圃之逸品云

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　蘇頲

唐開元四年太歲景辰二月戊申朔二十六日癸酉銀青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昭文館學士中山公薨于京師宣陽
里私第享年六十先五日扈駕自新豐湯井還其日奉制

持節復賽於湯所以降雨故也還歷三日自說務祭滌濯
之事頗言也（一無也字）賦詩至其夕賓友皆散因作扈從詩十
韻遅明命以示顔詩成而寢奄忽生災此即夫子獲麟之
卒章也既殁公子増右金吾倉曹傳陵崔望之自其家取
以見遺嗚呼翰墨未燥形神已離舉朝驚嗟之聲不崇朝
而達於遠矣公文特稱於世每謂知音則寡同氣相求逮
觀此詞何異於理正在心而爲詠豈交臂而相失曾未數
刻根不回車擊節而如舊也撫膺一慟不覺涕之漣而痛
矣中山長無見日雖千期不聽存者可以絶絃而相如有
作發者竟傳遺草故録如右記其事云

移顔魯公詩記　鄭薫

顔魯公既用貞觖爲元載所忌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別駕大暦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縣之南經古烈士左伯桃墓節槩交感即於墓下作詩一首自題於蒲塘之客舍（一作館）詞韻凄激點畫瑰壯窮國藝之奇事厥後泊于大中丁丑歲八十七年矣孤宇變闇爲滕不固久爲飄曝薪牧所困一挑半剔往往湮缺余作鎮到此有客謂余者曰（一作）惜之立召工將王少儒領其部匠鑿垣擭匣移窨于北望樓之西隅且以爲郡居之勝絶鐫石其下俾後之觀者知改置之意無忽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宣歙池觀察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鄭薰記

顏公以永泰二年丙午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改吉州司馬六月次江州之廬山有東西林題名必以秋至吉是年十一月改元大曆故次年丁未十月公遊青原寺題名便稱大曆二年又明年戊申五月移撫州刺史己酉庚戌皆在官六年辛亥閏三月代到而四月書麻姑壇記猶以撫州繫銜今於文集及石刻攷之是歲八月次上元縣乃自撫歸京時也上元與溧水實爲鄰邑今皆隸昇州當時溧水則隷宣城公題詩烈士墓在六年與此記合然鄭熏唐名臣記謂公由刑部尚書貶夷陵郡大曆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溧水不應謬誤如此七年九月公復刺湖州八月正月赴上一本以丁丑爲丁酉

非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刺史（集作牧二字）房孺復爲杭州皆豪（一作頎）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名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集有時字）予始年十四五旅于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此又吟於彼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集作顧）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

常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當時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前人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縁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來

滅記石未泯之間秉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者今日事如智㬹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二字一作噫嘻）垂老之年絶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東林寺建碑記　　張文新

北海守李公文人之雄書品之能者也開元十及年作東林寺碑手筆一軸俾模而刊石蒇藏於寺者凡百一十三歲僧之歷居者不啻大千數未始有議建豎者釋雲皐本謝氏子讀書爲文將就鄉賦舉進士遇明師悟寂滅之學因

髠頭就學遂僧于東林亘有年天一旦視碑卷嗟曰澂公之名德振千古東林之聲香籍冠宇內而是詞是翰記其所由然誠天下之妙絕山門之光大儒釋之美談也宜乎始至而揭諸顯敞俾文士名僧趨謁之不暇是何卷於塵中踰百載莫石莫刋將焉用僧于僧門一士也一杖一屣作一複足以歷岨嶮一鉢一衲足以了朝夕不著不繫視千萬里若尋丈間遂裹足道途東西南北募緣以成其事會河東裴公自中書舍人開廉府于鍾陵敷文行政教之餘得六度三乘之奧聞皐志願亦堅信施因自染翰賛列爵秩名氏于卷末又有以增名迹重爲光也皐乃得模而刋於砰會昌三年四月磨礱既成遂光遂平鐫之硜硜夬象奎

呈如蛇如龍如飛如行走一作如翁玉在泰如玄穹列星立之亭亭弗彛弗傾于寺之明余特刺茲郡因减俸緡屋其上且嘉票一作阜建志不苟古人云智過千人謂之英阜之有央補遺事之智有崎嶇辛苦以成其智之一作智字實過於百一十三年歴居之僧遠矣庸不謂爲僧之英乎故記一作有之字碑之陰

一作皆續廬山記不若元本爲是後題觀察使裴休

刺史張又新等立碑今不録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七　　記二十一

釋氏

寺

九華山化成寺記　　修香山寺記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柳州復太雲寺記

復戒業寺記

院上

潭州法華院記　　梵閣寺常準上人精院記

寺

九華山化成寺記　　費冠卿

九華山古號九子山崛起大江之東揖灊廬於西岸儼削

成於天外旁臨千餘里高峯峻嶺臣焉連罔走龍子焉自元氣凝結幾萬斯年六朝建都此爲關輔人視山而天長山閲人以波逝其間聖后賢臣詠歌迭興言不及者茲山屈焉開元未有僧檀號張姓自郡舒至爲鄉老胡彦請住廣度男女時豪所嫉長吏不明焚疑其居而廢之時有僧地藏則新羅王子金氏近屬項聳奇骨軀長七尺而力倍百夫嘗曰六籍寰中三清術内唯第一義與方寸合落髮涉海捨舟而徒睹茲山於雲端自千里而勁進披榛援藟跨峯越壑得谷中之地面陽而寛平其土黒壤其泉滑甘巖棲澗汲以示高絜曾遇毒螫端坐無念有美婦人作禮奉藥云小兒無知頗出泉補過濡視坐石石間潗湆一字闕

視疑逕過不時人謂九子神焉素頹寫四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俞蕩等寫獻焉自此歸山跡絶人里逮至德初有諸葛節等自麓登峯山深無人雲月雖鮮明君唯一僧閉目石室其旁折是鼎中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群老投地號泣和尚苦行若此某等深過已出泉布買檀公舊地敢冒死請大師從之近山之人聞者四集伐木築室煥乎禪居有上首僧勝諭一作瑜等同建臺殿梗柟豫章土地生焉斵而斵之珷玞琪璎不求他山肆其磨礱開鑿濾一作溪澗盡成稻田相水攸瀦爲放生池乃當殿設釋迦文像左右備飾次立朱臺掛蒲牢於其中立樓門以冠其寺丹素交彩層層僑空嵒巒隊起於前回松檜陣橫於後嶺日月晦明以

增其色雲霞聚散而變其狀松聲猿嘯相與斷續都非人聞也建中初張公嚴典是邦仰師高風施捨甚厚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州牧賢者到寺一作終嚴師之敬西江估客於雲外凡山施帛若干疋錢若干緡焚香作禮遥以祈祐師廣德焉況親承善誘感悟深哉旁邑豪右一瞻一禮必獻桑土豈諸牧不合禮焉富商大族一作旅輕其產哉道德感也本國聞之相與渡海其徒寔衆師憂無糧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墋如麪夏則食烝土冬則衣半火無少長畬田採薪自給中歲領一從者居于南臺自緝麻衣其重數鈞堂中塌上唯此而已池邊建臺厝四部經終日焚香獨味深旨時年九十九貞元十年夏忽召衆告别罔知攸適

味深旨時年九十九貞元十年夏忽召衆告别周知徹適

但聞山鳴石隕感動無情與盤　滅有尼侍者來朱及道寺
中和鍾無聲墮地尼來入室常　椽三壞吾師其神歟趺坐
滅中經三周皇開將入塔顏狀　亦如活時舁動骨節若撼
金鎖經云菩薩鉤鎖百骸鳴矣基塔之地發光如火其圓
光與其佛廟群材締構衆力保護施一金錢報一重果下
爲輪王上登聖地昔有護法良吏洎施力僧檀越等具刻
名于石士疾歿代不能立殊績以濟衆又不能破餘財崇
勝因緣豖腥羶顧兒婦生爲人非死爲鬼責悲哉時元和
癸巳歲予閑居山下幼所聞見謹而録之孟秋十五日記

修香山寺記　白居易

洛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山

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寺（集作僧）暴露士君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爲太（集作庶）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閑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茲寺慨然有完葺之願焉迨今七八年𡸁爲山林（一作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𢡖予早與故相國元公（四字集作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者再三訖不得已乃（集無乃字）回施茲寺因（一作困）請悲智僧淸閑主張之命謹幹將士（一作仁）復掌理之始自寺前

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樓廊

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樓廊
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有賓院堂一所小大屋共
七間凡支壞補缺疊集作壘隤覆漏圬墁之功必精赭堊之
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㙺宅鬱爲道
師化成於是龕像無燥濕陊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
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
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
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耻之爲者集無者字清閑上人與予及
微之皆宿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一作性非念來歡一作
歎且贊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以
有滅夙殃薦宜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化刼不

與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一作西方)乎因此行頗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然(集作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劉禹錫

益城有(集無有字)右門街(集作御)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綉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大和四年蜀師非將材不修邊備南詔君長諜得內空乘隙坌入鬬于城下或縱火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廊悉爲寒燼(集作爐)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爲燋墟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類乃命主俸吏以吾緡

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思嚮之號無事特兼歲稔人
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橐褚乃出懷袖勝因化
懇惠(慧集作慧)力攝慳男奔女驟急於徵役令匠者度材以指衆
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斤鋸磨礱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埒
者効能欲自大宅復為金繩治故易新因毀成妍華夷縱
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後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
是都人歎抃而謡曰昔公去此福成以墮今公重還福成
復宇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
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擅越具官封
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介作一
僚將吏若僧徒借籍之而刻于石

柳州（石本有柳州重字）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鷄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集作屠）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

大門以宇揭之立東西亭崇佛廟〔集作宇〕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鍾以嚴其道而傳其〔石本無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予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十六日寺皆復就

復戒業寺記　沈亞之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嘗〔集作當〕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笏蒲寇李懷光既虜其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圍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郭昔遊賓乃聚黨與謀遷之西

岡縈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攏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爲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爲助故尉終不能制曰四一作縱其徒於民間爲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奉所欲顧尉集作畏巳後耳及鄆爲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義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岡之上侵社地壞丘塚夫社國之尊祭也丘塚人之反本也今爾集作而曹自爲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耶巢昔爭之不得身一作故常慄慄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亟復幸善不能亦且論撃矣民聞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余東適虢鄆走蒲關朝邑令爲其

既酬前奉酒於余因請以其事次於于俾作文

院上

潭州法華院記　　于頔

長沙郡之安國寺寺之北偏法華院結構始畢光明弘敞依之者有其吉乎即我湖南伯御史中丞楊公竭孝思追大福報罔極于所恃也於戲萬法性離也言說非法也然捨言說無以籍了義詮實相繇是經教生焉佛說九部法華爲最其逗機也韜靈珠於髻上指衆寶於藏内藥草沐莖葉之雨諸子悅羊鹿之車其會真也以開示悟入誘群迷令得佛知見以會三歸一爲上乘令知法真際至於如是性如是相了緣起即寂滅億刼諸佛乃能知之其餘聲

聞辟支如稻麻竹葦不得其微容也若有受持讀誦勇猛
堅固我爲勝因果亦隨之即楊州龍興寺阿闍梨靈祐鑽
研歲久深鮮義趣常爲寶函以授信心仍大署其背曰功
滿三千其道乃圓百福萬善充塞沙界中丞先太夫人榮
陽鄭氏以閨門尊重之德奉西方清浄之教歸命道士且
業是經是時一作有明晦我無間斷君無幾實盈其數焉常
願極精慮鑿泉貝大依佛事其楊光烈嗚呼風樹之感霜
露之悲入肺肝者可勝道耶今位登方伯輕千乘之貴捐
萬鍾之禄隳心裂膽處紹前志此所不敢一日而忘其親
也先是此地松竹葱蒨含絶世之異觀者百輩曾無頌聲
公乘時多暇高步廊廡容獲勝勢其心快然因心討手指

付于匠吏經時而成之堂殿崔嵬以切雲軒廊竒傑而疏
風皎嚴淨而無塵若釋梵之天宮大德僧懷遠秀捲珪璧
操陵霜雪是故啓請爲其主張加之以田産因之以臧獲
愛用具足無遺乏相嘗聞於經曰造塔廟建形像旃檀沉
水彩畫裝鉸如是功德福不唐捐伏知必有以資窈冥闢
絓路揮斥萬有騰陵三界巍巍尊識補賢聖處信決定矣
其或否者我教其誣乎恭惟先太夫人誠敬齋莊高明惠
和道可以裨補陰教禮可以綢繆婦則早居穆伯之器有
賢子三人始在童孺則自教誨非雅言正味不道不食使
中和淳粹之氣飽飫其肺藏焉故中司洎令弟兵部郎中
凝大理評事凌皆擢進士高第以清風累德文學政事振

休聲于宇內議者謂玉昆金友如三山峙立三川橫流焉後之君子非但實地覩此誌可以知上有聖謨之美下有大孝之嗣矣公來慷慟絕不忍握管濡墨以文字自導其意見托序述乃惕然而書之

梵閣寺常準上人精院記　符載

峯巒不巉峭無以爲泰華院宇不嚴麗無以爲梵閣此寺之有此院猶頭之戴冕弁目之懸眸子有闕是者謂之顚鄙丈夫其實誣之矣蜀郡豪也其民侈而夸者有之其上腹而譁者有之偶得靜地黃金以褫一作賤疑作棧梵閣擴龜城尋浦之間背郫六七里而遥擺喧傲俗已有真趣及履吾之精院也非天雲而高非川澤而深非江海而遠非山林

而靜潇庭多修竹古樹喬柯客葉扶疎膠轕其下向有茅
齋洞啓晨朝日出光照屋棟一聞鍾磬焚香掃地其心冷
然也亭午無人經行林中凡鳥不來時聞（一作雲非）天風其形
飄然也沉沉子夜清霄夐絶唯餘皓月鋪軒洞牖其氣凝
然也夫人之神不靈者耳月泥也居處蕪也思慮昏也苟
身棲清靜（一作淨）之城目睇澄鮮之境心遊寂寞之地雖妄
想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與吾爲敵矣余爲六塵組織因
於懺洗嘗與一二善友跳身此來高僧逹客微言相誘刹
那之下我得（一作得我）本性况復主人棲處偃仰動淹星歲哉
院王姓瞿氏真釋種也行業如圭壁標韻如松鶴吡尼大
藏啓其關鎖壇場之上鬱有風稱弟子以龐灊之質入旆

檀之林嗅聞馨香身意快樂故書美以示於道流欲使後之君子遊其地覩其文明其人知余詞之不幽莽也丁亥歲正月辛卯國家郊天之日也試大常寺協律郎攝監察御史符載厚之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八

釋氏二

院下

常州建安寺止觀院記一首

廬山黄石巖院記一首

佛像上

利州北題佛龕記一首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一首

移佛記一首

再修成都府大聖慈寺金銅普賢菩薩記一首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一首

記二十二

晝千手千眼大悲菩薩記一首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一首

院下

常州建安寺止觀院記　　梁肅

沙門釋法顒啓精廬于建安寺西北隅與比丘衆勸請天台湛然大師轉法輪于其間尊天台之道以導後學故署其堂曰止觀初南嶽祖師受於惠文禪師以授智者大師於是乎有止觀法門大旨止謂之定觀謂之惠演是二德集作法攝持萬行自凡夫妄想諸佛智地以契經微言括其源流正其所歸圓解然後能圓修圓修然後能圓證此其略也自智者五葉傳至今乚入師當像法之中旋敷其教

使在家之徒撥邪反正如大雲降雨無草木不潤并其堂

使在家之徒撥邪反正如大雲降雨無草木不潤於其堂者甚衆其後進入室不十數人法顒與居一焉予以爲法門有三觀遂徹之此堂蓋非緣不成空也有之以爲利假也不廣不狹不奢不陋中也又以淨名之喻宮室謂於虛空然（集有後字）不能成隨其心淨則一切境淨作一物而觀者獲數善焉又况我大師居之爲斯人之庇乎小子忝遊師門故不敢不志時大曆九年冬十一月日記

盧山黄石巖（文粹有禪字）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爲（二字作成）山岳洩而（一無而字）爲川瀆然則匡阜之氣（一作境）其大也（一作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株捨帷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黄石巖巖中有樓

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瓌行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
信宿忘返（一無此十八字）乃（一作及）贖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
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一無此字）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
飛兎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廬山記拾遺作炙）
生落之榮悴去留之沿泝雖云云（一作之非）自彼而於我蔑如
也於巘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時則人境兩失故（文粹無此字一
本作囿）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生於（一作雜字）履舄風嵐出
（一作嵐靄生）於襟袖群形浩擾倣（倂一作人或作入）聠子每至煙雨
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兒又聳㕘兢上冥冥
安焉（一作）知不能與洪涯（一作崖字）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
納顥氣絕慙容於後而遠一喧卑於腥（一作之臊）穢乎何不得然

四字一作不偶而然名蓋鈎也餌也名爲利鈎名爲利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安一作焉得跳躍於此乎是知夫禪僧心去桎梏一作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兩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也一作云

一作皆唐文粹

佛像上

利州北題佛龕記　蘇頲

禮部尚書兼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使持節劒南安南一作按察節度諸軍州事許國公蘇頲敬造因寓言曰吾見夫山連岷嶓水合江淹山兮水兮路窮嶮巇鬱南望兮此一作北情多

吾又見像法住世于巖之阿百千萬億兮相覯我載琢載追兮吾匪他伊古昔兮焦呂（擬作莒）不懼必忠信兮艱危若何故吾因空而即有孰不廻何以檀那行矣此陽景頹兮翠改色陰風起兮自增波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闃闃各由襲沿無襲無沿而忽以然苟非妖惟實爲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朕兆未見則巍巍巨石巖嵴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時泐而慭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傍（集作旁）滂驟雨來集驚飈環駭軒（文粹作匌）訇香冥雄雌者雷虩然中震迸大賁（一作焚）四玎大聲殷然空岑嶺蹙踣潭澗籟

蕩湏臾風雨散雲雷收激川粹作頃辟輪囷斬焉中闢南委地

以㮰集作柹落北干霄而碣一作揭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

亭厥心隱出文粹作隱隱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

環衞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蜀本作端然慈面儼矣

儀形似倚雪山而援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矣哉不曰傳

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

堅於石況高厚廣袤又群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

爲造石之初致有形於外封乎其爲有石之後入無間以

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

道精其身既偵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

教於時有所頹靡入於教有所忸怩則爲不可思議以煦

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其集無其字我存存入集無入字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托於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集作其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爲童兒集作男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徼則錐一永永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乎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文粹作爲嶢嶢之餘仍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移佛記

沈亞之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將徒故佛像歸復于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亞之

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於東域中者其來
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出其言亦
自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摹其形焉像其真與衆瞻
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一有興字也其或範金鐵以爲之合土
木以爲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
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爲尊而坐者有爲彈而拱立者有跪
集有者字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其形惟荷戈
而勉強者有嗔目而叱咤者摹鬼神焉此爲像之外者也
其性之吉爲戒愼焉集無焉字正邪去惡爲濟渡力導盲聾警
沉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爲像之內者也又
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生爲福則福應爲禍則禍應因

緣化而設其言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六八集作百餘年矣其間亦特神恠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集作大是災生民流沉溺于是邦其寺之佛事甲而拱立者跪而如集作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銜而荷戈叱咤者皆毀也散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裝集作莊敝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一作是欲誠敵惡而一有與字敬慶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訃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矣集作焉今余因長老請余記夥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意集無此字所以意者欲使群生蘭

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其性悳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心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像（一作而外覺反）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麤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再修成都府大聖慈寺金銅普賢菩薩記

韋臯

眞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無緣誠感必應大慈寺普賢像蓋大照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造也儀合天表制侔神工蓮開慈顏月滿毫相昔普賢以弘誓願於南瞻部洲贊釋迦文接群生昔而塵俗昏智莫覩眞相雖同諸法究竟寂靜而隨所應爲現其身即色即空皆菩薩行自昔鎔于寺之東像成功巨莫能締構危棟洩雨穨墉生榛狐狸梟

鷲號嘯昏晝於戲明可以照幽晦教可以達群迷何廢興之變陰騭於冥數昔大曆初有高行僧不知何許人曰斯像後十年而廢二十年而復興我今皇帝神聖纂圖詔四方藍宇修舊起廢斯其明效也皇因降誕慶辰肅群寮戒武旅上崇景福齋于斯寺覩像王雄傑天眼慈矚一作禮瞻足蹄視怳如有神而廢故湫漏殆無人跡將何以昭誘沉淪發揮誠敬遂南遷百餘步度宏規開正殿因詔旨諭群心千夫唱萬夫和奮鼂負萃穹崇構組運巨力拔始雷般而地轉欻雲旋以山迴面西方而聖教攸歸鎮坤維而益類知向於是平坎窞翦蒙蘢横空準繩審曲面勢連廊霤以婁屬三橋揭其虹梢廓奐廣庭之漫漫增重門之巘巘是

殊[illegible]猶存於濁劫元功必啓於康時不然何神像巍巍
冠諸有相久而弛廢將有待而興乎觀其左壓華陽之勝
甲據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西偏足以彰會
昌之福地弘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神居哉
夫像未（一作設）陵夷去聖彌遠言教者必滯於物遺物者亦
往於空將求乎中弘我至教乃擇釋子達真源之所歸者
于以居之皐受命方鎮十有七年求所以贊皇猷裨大化
嘗以萬人之心不俟懲誡靡然歸善者釋氏之教弘矣況
冥祐昭報大彰于時崇而守之亦同歸於理也是用上承
聖意虔奉天心存像存教以勸其善貞元十七年十一月
三十日劒南西川節度觀察處置并雲南安撫等使光祿

大夫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韋臯記并書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穆員

儒之執喪也極其哀止於毀其於既往也則無及焉西方聖人以大慈大悲爲功追護往生爲誓凡爾銜卹靡至克窮罔極如有求而不獲者何末由斯而洩之貞元八年百一旬有六日我伯姊前烏程令弘農楊萃（一作華）故夫人之喪再周先是哀子泰衡嵩復觀泊女子（子字一作十娘）相與號曰我之生也自親之生今我報親幾何而既何先生制禮不即人心何義和迅節不恤余慕於是合哀儕聖誠而禱之男寘其心女集其指迨兹日而阿彌陀佛現嗚呼西方之敎念焉斯至矧是像也一縷一哀一哀一聖凡億萬縷爲

敎念焉斯至矧是像也一縷一哀一哀一聖凡億萬縷爲

億萬聖億萬大慈大悲一（一作壹）之乎爾願其爲追護也可
嘗豈哉泰等毀傷見者之神號墮鄰人之涙是月之暮有
道共矜舅氏員撫而廣之曰親之於子也生三年而免於
懷子之於親氏喪三年而免於服是則服之終也豈哀之
終乎記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蓋哀之終也此又哀之終
也豈孝之終也經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此孝之終也若然者爾之孝爾之哀偕爾身齊
爾性於是始孝何痛夫終焉負悲不能文強爲之記

畫千手千眼大悲菩薩記　前人

貞元七年孟夏月再旬有六日我伯姊弘農楊氏夫人之
替女秘書省正字河東裴求巳妻痛夫四序徂而還萬

化周而始慈顏復覩終天無期伏念身體髮膚重於所受不敢以毀生爲報其發於一號者則昊一作穹可聞泉壤可徹恭西方之教有追護之功崇建是像庶乎有及吾聞之古之泣血不必以血爲淚痛之至者如泣血焉是像也起爾一心成于手千眼自素爲繢自繢爲相自相爲聖自聖爲福所以復于爾所生者庸非爾之血乎希微窈冥之聞一作問惟至可至之至者孰至於哀哀爾思男氏員自以一虧而不復續者骨肉之謂泣撫其事從而記一作紀之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劉禹錫

佛薪盡于乾竺而像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爲淨土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爲彌勒像

者重千鈞睟容端相人天兩足皃氏卒事而他工未備故
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亦有白足
入諸天集作大域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財無
量錙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麈以肱中
樞外脉陰轉陽動欻如地湧岀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容嚮
明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葱籠四垂邑人膜拜如
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於集作于佛前因持片石乞詞
以示後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庳皇唐神龍中爲
水所壞有波那頼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
於今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始與克終集作修皆
蕃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

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顏崇建有爲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九　記二十五

釋氏三

佛像下

彭城公冩經畫西方像記一首

畫西方幀記一首　畫彌勒上生幀記一首

易州抱陽山定惠寺新造文殊師利菩薩記一首

興唐寺毗沙門天王記一首

經上

大唐金剛般若石經記一首

壽州法華院石經堂記一首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一首

華嚴經社石記一首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一首

佛像下

彭城公寫經畫西方像記　盧子駿

滁州長史盧子駿太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自南譙抵鍾離謁太守彭城劉公公以鯫生文苑之舊常無疵瑕歡好同昔年宴游無虛日因及開元佛寺指大乘經藏曰我召傭書人書寫也西墉有西方像焉我俾畫工圖形也鑿户牖以爲顧我命梓人左事也厥功暨秋七月而畢先時公由廷尉評佐畫中書令田公於鎮州田令公將朝天子耤公上請事未訖而田令公遇害從事者皆死白刃毒流於

惡少年亂兵相約曰評事國士也議帥一作師前未嘗不忠遇
吾儕未嘗不信安可負評事即駭評事家者衆誅之由是
良賤獨無横禍未幾天子震怒命將討賊鎮州阻絶公莫
得知其家公曰吾孀姊依我少妻從我姊之子吾之子皆
齒雅得脫虎口者非大聖相祐其可保全乎哉遂血淚横
下歸誠夏禱曰吾姊吾妻吾甥吾兒無恙而出寇境者則
丹青極樂世界一鋪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千卷以酬
焉不則吾終身不祿仕也明年公之長幼高下咸自賊中
至君子曰劉公起諸生擅名文場爲聖朝傳士損益禮樂
贊白筆贍我衣冠者不犯居粉署大彌綸之績牧濠梁著
來蘇之謡履道坦夷濟物平施加以爲弟之悌爲夫之義

爲舅之惠爲父之慈其在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公宜延洪我國家康濟乎兆庶有皇天之福祐靈祇之相助化危爲安彌禍爲福信修身飭行之報矣非祈佛之効也且徵之亂日公之同僚無一免者而公不在亂非祈佛之辰公之同僚黨屬盡夷滅而公之家恬然無事可以明矣于公獄吏耳守法能平尚慶流後嗣矧公之於家也友愛如此於國也賢明如是鎮之狂寇其如公何而今公捐清俸鳩衆工毫相嚴備心法闡揚緘之以寶龕邃之以紺殿煌煌焉言言焉斯亦公不欺夙誠而欲復言也予駿辱公之遊于茲二紀熟公之懿範仰公之嘉猷因喜幽顯有荅故刋石以祇命云太和六年十二月五　濠州刺史彭城劉

刻石以祇命云太和六年十二月五　濠州刺史彭城劉

成後建

畫西方幀記 文粹作繡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 一作記 言從是西方過 集無一字 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嚮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本 集本文粹作水 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

南北東方（集作東南北方）遇見（二字一本作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男（一本作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勒（集作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妓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綵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集作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合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新近而供養

也欲重宣明(二本無此字)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記

畫彌勒上生幀(集作幀)記　前人

南贍部州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年老病風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惡趣衆生願同我身離苦得樂由是命繪事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彌勒內衆以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一贊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本願云何先是樂天歸三寶持十齋受八戒者有年歲矣常日月焚香佛前稽首發願願當當來世與一切衆生同彌勒上生隨慈氏下降生生劫

劫與慈氏俱來離生死流終成無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也慈氏在上實聞斯言言訖作禮自爲此記時開成五年三月日

易州抱陽山定惠寺新造文殊師利菩薩記

邵真

恒北山之鎮也易朔門之衝也山形東下萬嶺相屬得抱陽之一峯岌然孤標對引雙巖前面豁向陽光抱中故以抱陽名山山有定惠寺建于隋開皇成于今大曆左有精舍上有寶坊憑巖架壑崛起堂殿甃石爲趾飛空構梁迴廊盤蹬層閣鬱峙陽崖森竦以木秀陰壁沮洳以泉灑可以資蔭庥可以備飲濯朝日上海千巖下平晴雲捲霄百

畢而盡萬靈之所孕育衆聖之所祈祇賓延其至驅伏魔
痽聾俗俗於覺路化空山爲金界莬難得而畢載也皇帝
御天下之十三年至化汪濊被於無垠紹興像法荷護釋
種我成德節度使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隴
西郡王李公寶臣光膺朝寄主東之諸侯保和師旅人一作
康靖方夏氏既咸理法亦隨建遺功墜跡悉命修復有若
新羅真子曰談藏浮海而至止於山間迴向貇刲發其言
願乃於寺內建文殊師利菩薩堂焉又於堂內立我隴西
主洎夫人郤國夫人谷氏真其形於其次所以存相展敬荷
恩昭報也覩心匠智尨徒蕆事徵工攻木陶鈍窮沙凝鑠
人隨悅來事與念就乃畢土木乃備册素綵錯暈飛霞張

電烻儼八部以營衛列四天以護持如登化城窓入空境作禮端肅則文殊垂教之跡可歸也絜誠趨奉則隴西護法之恩可報也夫大雄現世乘化演教陰濟群動泯而歸無大賢佐世康物毗政協宜元氣退而不有以性一作無相示不以文字成元純宜其符其理宗一則歸向者不必入毗耶之會方受真如之吉虔敬者不必趨丞相之府方承文告之令心念目覩隨而應祉於此堂也息真子之心迴是顯績樹爲介福固一作故我皇極不騫不崩登我明祚如岡如陵俾我隴西公位尊而壽功業長久俾我邠國旣熾而昌福履穰穰轉轉公朝以作鎮配茲山以等固宜之哉眞賞掌中軍之記敢拜嘉命書于貞石時大曆甲寅歲孟冬

賞掌中軍之記敢拜嘉命書于貞石時大曆甲寅歲孟冬

興唐寺毗沙門天王記　盧弘正

毗沙門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吴鉤左持寶塔其旨將以摧群魔護佛事善善惡惡保綏斯人在開元則玄宗圖像於旗章在元和則憲皇交神於夢寐佑人一作仁濟難皆有陰功自時厥後雖百夫之長必資以指揮十室之邑亦嚴其廟宇戢齊強暴無煩徙牢敏以於一作爲政者必因而證樹之興唐寺僧道契者惠智之人也聘隙地得勝槩肇基厥事始唱而求其和焉前刺史范陽盧公周仁薪甘塗刱以立之後刺史河南渾公鋒施丹凝素以完之終而司勲京兆韋公磻揮金致績以美之窺三君子同心構物之

道顧斯人之肥瘠也一作豈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功哉弘正惴惴兢兢大懼三賢相因之績由我或隳而已余一作爾視斯像且未有增一毫之力視斯人其獲有所一作其有所獲施爲耶撫事及政爲之記云時開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經上

大唐金剛般若石經記　釋直言

有唐相國寺大德曰景融建金剛般若石經于大梁當唐氏帝天下百六十有八祀貞元元年龍集乙丑皇帝拜南郊之來月壬戌立于寺奉國報慈從昔願也夫先佛者法法空則境謐後佛者教教離則言亡雖至德而無形亦假名而有後繇是脫靈之源流重華於漢土慧命之懸觧載

須於曾文融公宣之與慧命俟易矣公性儁明敏並秉淳固生而好學幼則老成孝傳鄉黨名冠緇宿心堅不玷之王行潸上弦之月爲儒之龜鏡則在三之義全紹佛之弓冶則第一之道立加以才高利用迹著通方学僧有火光之烈待客有泉水之稱不求虛飾外以浮榮異世同流聯芳並美矣公以出塵而不爲宗之嗣毀服而不爲邦之史一作吏常追昊天之報每蓄維桑之敬遭逢世故蕩潏兵間定亂之術非孫吳不可問安之禮非荀趙不大若覲之劾我後何有遂乃恭已懸志建言有謀以爲至聖無私會感必通正智無情在幾必兆因疇遺訓歷考故實頗欲爲一作焉誦章句潛融觀照持三輪空成萬象印禍不却而自抑福

不招而自尅本無爲以寧家體淳化以建國則知刑賞之內權衡制之刑賞之外我法綏之事無績而有忠功不伐而多義斷其今古度以優劣苟析骨刺血于皮紙則節普而難就欲垂露懸針於竹素則工費而易朽所以徵藍田之美璞擬縈呂之麗刻庶塹是勞而永固與天長以地久一作與天地以長久於是月殿西坎雕楹南嚮四序光景六時香煙模可以廣千萬經觀可以更億兆衆公與眞言十年之長三紀之故假詞抒意難讓謀虛謝命含毫感事題記者也

壽州法華院石經堂記　李紳

如來以萬門萬行普示群生隨其性根用假方便水月觀像萬象俱鑒識眞如者知非在水慧燈借照百千同朗識

佛智者知燈在覺是以如來曰四三乘論演菩薩二
輪渡生死海是經之要妙諸佛之心印卷舒萬法一作彰
示九輩信解得入入爲真諦無我無我無爲無爲無生無
滅諸佛如來不以寂滅自樂無生自處故現生滅以示群
迷入煩惱中解衆生縛入有相中示衆生滅是以諸佛如
來以一切衆生煩惱苦海無明罪垢爲解脫方便故經有
火宅窮子以弘法諭有衆生有煩惱離煩惱即諸佛有煩
惱即衆生煩惱蓋纏不知明覺如寐如病佛爲解寐療病
衆生昏蒙不能解釋故如來廣清淨教開是經典用曉迷
愚以示方便聞是經者發菩提心持是經者入如來智一
禮一敬皆資勝因刻于貞石瞻仰常覩表佛慈旨無言現

言刊諸蓮宮永乘福慧大和六年歲在壬子七月旣鈌之

二月書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白居易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常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其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之集作諸思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乎集作乎内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旣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常君薨迨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爍雨雪所沾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集有坊字衆惜之寺亦惜之非不是圖財力不足暨十三年寺作作集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疋寺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果集作粿

師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果集作杲
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布施相功德心也其
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並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
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記

華嚴經社石記　前人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
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集作嚴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
雖喜發願於白黑衆中勸千萬人集疊人字轉華嚴經一部十
萬人中又勸千人集疊人字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
太和集作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
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來世生華

嚴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于前牧杭州時見聞集作操發是願今牧蘇州特見操成是功操自杭詣之一作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二矣朝夕待集作迨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爲記識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況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況十二部經常出於百千人口乎況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字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

碑斯石之文但叙見願即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記　前人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事具前記迨今七八年寺有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袟以開元經録按而校之於是絶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僧修改飾爲經藏堂堂東西間闢四牕置六藏藏二門啓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

像五百像後畫（集作設）西方極樂世界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文幡二十有四搨席巾九泊供養之器咸具焉各爲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釁募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養之與閑振源濟釗操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讚歎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目（集作）顧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白樂天欲使浮圖之徒游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　記二十四

釋氏四

經下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一首

廬州明教寺轉關經藏記一首

塔浮圖附

故中岳越禪師塔記一首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一首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一首

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圖記一首

石柱石階附

上元縣開善寺修誌公和尚石柱記一首

新興寺佛殿石階記一首

經下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集有太字）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挾（集作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儔功檀（集作商）主鄧子成梁華（一有曹公政王集周順七字）等施財院僧法弘（一作供）惠滿契元惠雅等藏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藏蓋之間轉九層佛千龕綵繪金碧以爲飾環藏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鍇以爲固環藏敦（集作數）座六十

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寳花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南閻浮提內止八小乘經凡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録名數與此藏同於閻浮大數二千之一也耶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緇集有徒聚白字謀曰今之集無之字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遂禪師爲之主宜初發心人前本部守白少傅爲之記僉曰然遂集作師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嚫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饑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既而遂隨緣西去又請本郡乾元寺禪僧德暉大師嗣之暉既至集無此二十五字師又曰與苾芻徒集作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于佛然後啓藏發函鳴犍椎唱伽陁受持諷誦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

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以佻然㒷集作巽風一變
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
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集有子字之便
門也開毛道凡夫之大寳也亶其然乎亶其然乎集不疊此四字
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洛都請予爲記夫記者不唯紀年
月述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
切佛及一切經集作法皆從何集作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
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
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
首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
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

弟子得稱無量及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十二月二日記

盧州明教寺轉關經藏記　譚銖

大唐咸通庚寅歲廬之佛寺曰明教有禪那僧文琡創轉關經藏成命銖記其事銖常學釋氏因録其義以諭之曰經曰佛滅度後像法存焉夫像似也俾迷者覩其像得其意乃曰經心也藏藏也如心之含藏萬法者也故曰一心生萬法萬法由一心其動靜弛張在我而寧窮其義畧舉其大斯藏也本於一心靈通無礙動用自在靜則萬法空寂動則三界彌綸虛僞唯心所造作其在斯乎周廻八角角覺也佛以眼爲八邪耳爲八患鼻爲八苦舌爲八難廻

八邪爲八覺廻八患爲八觧脫廻八苦爲八安樂廻八難爲八王子揩四八爲三十二相由此八關返邪歸正成佛之境矣正則寂然無用引則轉而不窮動雖有聲靜乃無跡以此現相俾人歸依知佛之心體道之要使迷徒瞻禮自識根源移於身心可見微密迷者若悞知三乘妙旨未脫輪廻一法正宗不離真性性而非性真何所真乃知三界本空十方一相而無相知何所知如始當（一作嘗）語言道斷心行起滅其藏貯修多羅教千軸募金數長者禪那弟子蘄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王師貞將（一作特）力營構果獲成就噫巳丑歲屬絲方兵亂援軍屯集雖存根本幾失護持今則色相端嚴興教漸備所表法輪常轉心不動

權界論因緣以示道俗云云耳讚曰
修多羅教亟于藏輪周匝八角正道斯陳動用一心爲萬
法因忘因無法得本歸真鐫于金石用導迷人

塔 附浮圖

故中岳越禪師塔記　李華

智之深者反照仁之大者無思反照而萬物一作類同明無
思而一切咸寂真如住乎無住妙有生乎不生惟禪師至
其極也禪師法號常超發定光於大照大師垂惠用於聖
善和上證無得於敬受闍梨司徒郭公舉爲東京大德御
史中丞鄭公表敷教於三吳乃沿漢至黄鶴磯州長侯途
四輩瞻繞請主大雲寺浩浩群醉頹雲酲醒藥於是以梵網

地還其本源楞伽法門照彼真性荆越之俗五都僑人有
度者矣寶應二年暮春季旬之二日證滅于禪居繩杖百
千江哀山悴凢入諸佛正位二十九夏存父母遺體五十
九年門人寶藏熈怡等號捧香舋建塔東岡遵像法也禪
師滄州人姚姓靈和應于海碣弱歲齒于儒者既而捨孔
氏之經為釋門之猶聞西河攝護第一乃往從師次諸嵩
賴服勤上法理妙詞簡神凝道深蓋六度之龜麟人天之
海岳也嗟夫雨寶之珠伏於泥下燎原之火隱在木中聞
示有期繼生宗範摩訶達摩以智月開聲法雷破聾七葉
至大照大師門人承囑累者曰聖善和上琛注源流含靈
猶備乃灌其頂龍像如林及往庸逆天兩京淪覆諸長老

奉持心印散在群方大衖之中人獲依怙則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廣矣大矣覺之正之默茲照不爲深乎弟子司封員外郎趙郡李華泣舉雙林敬表仁音特廣德二年正月六日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受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嚴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其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群書既而嘆曰此仁誼言耳吾

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旻改逢掖而緇之徒君是山宴坐石宅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麀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東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契集作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右闡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塔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真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閏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為大備尚禮信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儒佛以昡人者而於真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

言曰我塔因自我成乃召主吏會籍我月入得緡錢三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虔誠達而山神求護願力既從衆心知歸撞鍾告白一作畢龍象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生相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集作智非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也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韋皋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一作純粹者矣或炳燿离火或禀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

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
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
樂金仙之道聞四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
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
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
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一有曰字）當由有念以至無念
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諾（一作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
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佛（一無佛字）歷試如一曾無
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真際緣生不答（一有
字）以爲緣起也真際雖言焉本空也每虛室或（一作戒）曙發和
雅音穆如笙竽諧韻鼓天風下上其音（一本有其音或文四字）念念相

續聞之者莫不洸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涯乎緣有一作性
盡乎以今年七月枠而不懌巳日而甚馴養者知其一無此字
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
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羽一作翼委足不震
不什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往西方又云得佛惠者
發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隅於羽類或遂命火以闍維之
法焚之餘燼之末果舍利十餘粒炯爾燿日瑩然在掌識
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
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
一作身非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其異也
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沒有明一作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一作

至聖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黙巳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韋臯記　一作皆唐文粹

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圖記　白敏中

唐乙巳歲帝命司空隴西公作藩于滑公既至問甲士以安問文吏以理問黎人之疾苦朔月之後既安且理而無疾苦明年夏五月暇日公與監軍軍倅賓介遊于佛寺寺號明福因詢明福之義有僧定俊曰冥報記云隋開皇年中滑人杜明福妻齊氏嘗讀法華經没後爲崔氏男子名彦武至仁壽四年崔年三十爲滑守一日了然通前生事

觀謂從者曰吾昔爲此郡人婦今知家處因乘馬抵城閭
入脩巷指門而呼杜（一本豐杜字并）氏明福老矣疾出拜迎崔入
門先昇堂指東壁坏墁之隆處謂明福曰吾昔所持經衆
金釵藏於此七卷末紙火爇字滅今每念至此常不終卷
因壞垣果得經并釵其末爇處咸如說復指庭前樹曰吾
常斷髮寘諸穴中取之又得明福殆不勝情云昔亡室之
所遺記也比計物故之日及生之年畧無差焉噫靈驗應
兆既如彼存沒契會又如此感嘆久之遂請施宅爲寺崔
即日爲之上言請置寺因號明福由是起殿中虛屋周廊
四廻前三其門庭二其臺架危樓以聲鍾植修莖以飛旛
界宇峻嚴宛如鷲山于茲三百有餘年矣公異其事惜無

銘記遂勒石以載既而出家財修浮圖買彼餘力因其隙時人樂就役物無枉耗越七月浮圖成峻層孤危高無有倫墜地貫天泉縮日低鐵輪周廻風鐸四鳴軍城用爲壯觀公命敏中援筆以記敏中蹶然而起曰釋氏之教其來久矣漢魏以降復熾而識其教以禪定慈忍報應齋戒爲事亦以是誘掖人心輔助王化何者先王恭默無爲之道乃禪定乎忠恕惻憫之訓乃慈忍乎懲惡勸善之法乃報應乎防慾閑邪之禮乃齋戒乎分其教而則殊歸於禮一揆而何異子不語怪力亂神惡其人之惑也今崔氏之應足彰福善之理焉可同怪神乎故得直而書之無愧詞於獻公不至寺誰表其異寺不公值誰爲之記特也皇帝之代

寶曆二紀白露之秋八月癸未因其異而致其施施乎施而增其圯後之人今知我公修浮圖之義

石柱附石階

上元縣開善寺修誌公和尚堂石柱記　李顧行

蓋六度爲萬行之本施檀其一焉然以不住相而爲者其用大不希福而捨者其道弘故我廉察使御史大夫贊皇公是以有法財之施焉亦猶真諦無像因像以教立至人無功由功而用顯誌公和尚者實觀音大士之分形者歟然跡見於近代梁書具載其事夫妙覺本寂法身圓（一作圓）對應群品而必呈觀衆生而常度故利見則洪鍾待扣感畢乃慈航息運初誌公之未遷滅也梁武帝命工人畫像

而刻之相好無遺儼然若對建窣堵波於金陵之開善寺
聖功冥化歷代瞻敬人欽其神者二百餘祀公乃具綵舟
設旛蓋而迎至則置於聽事西偏方丈之凈室每旦散名
花爇靈香時復膳百味鼓八音以展誠敬以申供養公曰
觀其寂然不動契定惠於真宗杜口無言若息心於了義
失色相如影則遺像與全身不殊文字性空則言語與緘
默一作緘奚異吾知之矣吾得之矣亦既觀相爰歸本寺幢
幡贊唄如始至焉公乃減清俸觧上服命脩珠帳飾花座
因陀之罔疑如懸上帝之寶咸在其餘則置膏腴之田以
供香火之用所以崇像設昭級靈蹤弘有爲之教俾蒙昏之
類求有所依歸僧徒等欲昭示於後以圖不朽請刻石以

紀年小子承命而述焉長慶四年三月十一日記

新興寺佛殿石階記　釋清越

十三年秋嗣天子用舊制安天下釋像明年二月茲寺鉅殿石砌果而成功維持冠祠剎遵貌踞極敞午户比其在階陛（一作陛）得無堅強耶始台傑河東公定而崇之巖然峻峙既像素壁繪座嚴侍列中瞻環眩千一煥若乃冊其龕乃葺其楹林池谷鑿煜熻煇變遂以修龕務周其功不六七年號（一作鎛）張蔓植圮鈌太半盱者傷目戚不爲然始十年秋徒聚文議以爲祇敬有本不類他精言其石也於嚚堅永能百千萬歲天地日月而終始者餘無如之因擇其善俾化于俗鳩贐悉備（一作偏）易而牢之寺有耆德惟恭行

昔心真函欲俾壯唯拱勝樂聞其善犁晨遐征詢導之儉
雖祈寒暑燠衣壞履屐一作究不暇脩歇晝思夕慮唯殿之
陛如是九五年而完之其為利則深矣為功則求矣信夫
根斯而施也覽群施而無儔焉故始未之知人多不與殆
知之則梟生師内萬方一作室皆空艱於化緣肯棨一作難
就不有勁志孰能修終一作之具疑不固其根不理其源豈
高棟大廡徒得輙而處之耶抑初召工選石他橋内懷糾
纏不誠洩一作於抱及就甓琢曲折勢狀自新干心目皆奇
之陛級鏤飾若本天匠則陰沴浸微陽火蒸鑠信無變渤
以慄其初余謂庶幾乎既而甃翼廊楯前廡材石交結硎
鐵好上符稱氣增名藍縣是賓車日來僉共嗟敬譽極

著又何云乎噫大道汨而像設見彼誣一誣然不知祈歸友
不以茲耶一作邵非其或嘻嘻族君不能以毫益豈慈聖之徒
耶必爲而忘之神不茲泥則遊外者亦何以請余謂後五
百歲嗣佛子作佛事知恭者人無間然大中十四年二月
三十一日敬亭僧清越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十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2456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